

近代
戲劇
集

二 芝蘭與仲卿
三 一片愛國心
三 虎去狼來
四 死 刑
五 人類底愛

佛西
佛西
大悲
佷工
佷工

近代文學名著

近代戲劇集 第一集

上海新文學社印行

1 9 3 0

作者序

去年冬天北平婦女協會請我導演一個五幕劇孔雀東南飛，當時我覺得這個劇本要不得，所以我就對演員們說：『孔雀東南飛這首詩確是很好的劇材，可惜被人寫壞了！』接着就是一位演員向我說：『那麼我們很希望熊先生將這段材料另寫一劇！』

於是我就寫了現在這蘭芝與仲卿。

一九三零序於北平

目次

- (一) 蘭芝與仲卿 (獨幕劇) (熊佛西作)
- (二) 一片愛國心 (三幕劇) (熊佛西作)
- (三) 虎去狼來 (兩幕悲慘喜劇) (陳大悲作)
- (四) 死 刑 (獨幕劇) (孫佺工作)
- (五) 人類底愛 (獨幕隱劇) (孫佺工作)

蘭芝與仲卿

人物

焦母

仲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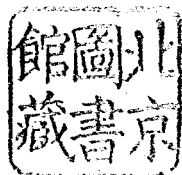
蘭芝

季香——焦妹

景——焦宅，一個中產階級的客廳。開幕時焦母正在吸烟。

蘭芝與仲卿（獨幕劇）

熊佛西



季香 媽媽，怎麼哥哥現在還沒回去？

焦母 也許快要回了。其實他回不回，與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唉，你哥哥現在比不得從前了！

季香 怎麼比不得從前了？

焦母 從前他沒娶媳婦，總是和你媽媽吃，和你媽媽睡，整天的媽媽長媽媽短，無論怎麼啦亦離不開你媽媽一步，哼，殊不知自從討了這個賤東西，就把你的媽媽忘到九霄雲外了！只要他一從外面回來，那個賤東西就吸他到屋裏去了，我差不多見不到他的面，這真叫着『討了媳婦不要娘！』唉！

季香 媽媽，我看您也不必爲這點小事生氣，假如您不樂意哥哥一回來就躲到嫂嫂房裏去，那麼，哥哥今天回來您就坐在這兒截住他，不准他再到嫂嫂房裏去就得了！

焦母 對！我就坐在這兒等他！孩子，還是你好，媽媽只指望你了！你千萬不可

像你的哥哥！就是你出了閣亦不要忘了你的媽媽，你應該三不三來看你的媽媽！

季香 媽媽，你老人家請放心罷，我是永遠不願離開媽媽的！

焦母 這才是孝順的好孩子！你瞧，你的爸爸去世這麼早，只剩下咱們娘兒三，可憐我費盡了辛苦好不容易才把你們兄妹教養成成人，那知你的哥哥自從討了媳婦就變了心！把你的媽媽簡直當了路傍人。唉！這叫做媽媽的怎不寒心！

季香 媽媽，你老人家不必把這些事情放在心裏。我想哥哥今天回來，決不會一進門就到嫂嫂房裏去！媽媽不是叫嫂嫂做點心去了嗎？怎麼點心還沒有做得？您餓了罷，媽媽？——讓我到廚房去瞧一瞧，恐怕嫂嫂又在那裏睡着了？

焦母 唉，我真不知道是那一帶子造的孽，討了這樣一個賤東西做兒媳！

季香下。焦母吸煙，片刻季香上。

季香 我說，怎麼點心到現在還沒得呢，原來嫂嫂又坐在廚房裏睡着了！

焦母 這個賤東西大概是前生沒有睡醒，這生到我家裏來還她的瞌睡債。看起來她日夜忙，其實她無時無刻不在偷懶睡覺。你瞧，她三天才織五疋布，那布呀，可憐，織得簡直等紗差不例！

季香 此外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洗洗衣服作作飯罷了，我不知道嫂嫂怎麼這麼些瞌睡？

焦母 可憐，她洗的衣服那就不用說了！你瞧我這身上的衣服那裏像洗過的，簡直比放在水裏滾了的還不如。唉，你別提了罷，越提我越生氣！

季香 好，咱們別說了罷。我叫嫂嫂拿點心來，嫂嫂！嫂嫂！趕快拿點心來罷！
媽媽餓了呢！

蘭芝上。

蘭芝 媽媽您餓了吧？點心還沒得呢？

焦母 點心還沒得你！……你……你存心要餓死我嗎？餓死了我，你就稱心麼？

餓死了我，你就好一心一意的迷死我的兒子麼？我把你這賤婆娘！原來你想餓死我呀！

季香 嫂嫂你還站着幹嗎？還不趕快去拿點心來給媽媽吃！

蘭芝下。

季香 真是難怪媽媽要生氣；明明他瞧着媽媽餓了，她還站在這兒不去拿點心！
焦母 哼！你媽媽真是不知前生作了什麼惡，所以這生來受這種冤枉氣！

蘭芝端上一盤點心，戰戰兢兢的放在焦母面前，焦母的一雙老眼仍是不住的釘着蘭芝。

焦母 見了你這個鬼樣兒；我就有氣！

季香 媽媽請別生氣。點心涼了！

此時蘭芝倒茶，季香槌背。焦母拿起筷子來剛剛嘗了一口點心，即將全盤砸地。

焦母 原來你這個賤東西根毒死我呀，所以存心把這夾生熟的點心給我吃？哦！

原來你早就存心謀死我！原來你嫁到我家裏來是要存心離開我們母子呀！原來你存心要拿夾生熟的點心來毒死我呀！

蘭芝跪下哭泣。

蘭芝 媽媽！媳婦因為剛才媽媽催急了，所以慌慌張張的將點心端出來了，那知

沒有蒸透。這實在是媳婦的罪過，請媽媽饒恕媳婦這次，下次決不敢這樣的

慌張！

焦母 你慌張了？你慌張了？你索性拿生的來給我喫，豈不更省事嗎？你這賤東

西！你馬上替我滾！滾！你替我馬上滾！我要你有什麼用呀！你以為你可以迷住我的兒子，你少做點夢罷！我的兒子還是我的！你以為你迷住了我的兒子嗎？還沒呢！我有了兒子還愁沒有媳婦嗎？你替我滾！馬上替我滾！季香，你攙我進去！我不能看見這個賤東西！真是氣死我了！

蘭芝 媽媽！媽媽！請你老人家饒了媳婦這一次，下次……下次媳……媳婦再也

不敢了！

焦母 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哼！

季香攙着焦母下，蘭芝哭泣。仲卿上。

仲卿 蘭芝，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哭呀？你……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蘭芝 ……………

仲卿 你說話呀，怎麼不開口呢？哦！我知道了，大概你是嫌我回來遲了，對嗎

？其實，蘭芝，這你應該原諒我，我的心何嘗不是等你樣，時時刻刻惦着你，我何曾不想早點回來看你，無奈，蘭芝，爲生活所逼迫，不得不離開你到外面去謀生，你應該原諒我這種苦衷才是？

蘭芝 ……………

仲卿 怎麼？你怎麼越哭越傷心了！你究竟爲什麼這樣的傷心？哦！我知道了！

莫非你今天又和季香鬧脾氣了？其實季香完全是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就是她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做嫂嫂的應該原諒她才是。別哭了罷，她一個小孩子，你何必和他計較呢？

蘭芝
……………

仲卿 我的蘭芝你別急壞我了罷！你究竟爲了什麼？你別老是哭着不開口呀？你知道我一個月只能回來一次，你見了我不但不喜笑顏開，你反倒哭哭啼啼？

蘭芝 我……我……自從嫁到你們家裏來，我過的日子簡直比牛馬還不如……牛馬有時還得歇息——我簡直不是人，我是牛馬，我是豬，我是狗！我簡直不是人！喔——喔——喔……

仲卿 我知道了。大概媽媽今天又對你使脾氣了！其實媽媽是年紀來了的人，就是她老人家有時生氣罵了你幾句，你應該着長輩面上看，容忍下去；就是打了你幾下，你亦應該挨到！總之，媽媽是上了年紀的人，你應該原諒她！

蘭芝 她老人家打我罵我，我總是容忍着，從來沒有半句怨聲，我總以為做兒媳婦的應當孝順公婆，那知今天……今天……

仲卿 今天——今天怎樣呀？

蘭芝 她……她……今天……今天……要……趕……趕我回家去……喔……喔……

……

仲卿 她老人家今天要趕你回家去？

蘭芝 仲卿，你想，我自從嫁到你們家裏，是那點錯了呀，牛馬不能做的，我得做，豬狗不能吃的，我得吃，還要我怎樣呀，焦郎？譬如今天的事，她老人家說一聲餓了，我馬上就去做點心，那知我剛一到廚房，她老人家就逼着我，要點心，請問，仲卿，我又不是神仙，我怎麼一會兒就能變出點心來？她老人家爲了這點小事要趕我走！請你拿定主意罷，仲卿？假如你說一句要我走，我馬上就走！只要你說一句，仲卿？我只要你說一句，仲卿？

仲卿 我是絕對不能讓你走的！我想媽媽不過是一時的氣忿！她老人家亦決不會趕你走的！

蘭芝 不！她老人家已決定趕我走！難道媽媽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

仲卿 因為我們知道媽媽的脾氣，所以我們做兒媳的應該原諒她。你也不必傷心，這不過是媽媽一時的氣罷了。待她老人家氣消了，也就沒事了。媽媽現在在裏面嗎？讓我進去替你講個情面，包管沒事了！

蘭芝 仲卿，你別痴了罷，我知道今天的情面是講不過來的！

仲卿 那裏的話！像這芝蔴大的一點事兒，難道媽媽還會存在心裏嗎？我去，我現在就去！

蘭芝 仲卿，你最好不要去？

仲卿 這沒有什麼，你不要傷心，包管媽媽不會趕你走！

仲卿下·蘭芝收拾剛才的點心。

焦母 在內哦？原來你的心還向着你的媳婦！我今天非要她滾不可！我非要她馬

上滾不可！原來還是媳婦好呀！我非要她馬上滾不可，看你把老娘怎樣！

仲卿垂頭喪氣的上。

蘭芝 仲卿，怎樣呀？

焦母上。

焦母 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我是那一點待虧了你，你要挑唆我的兒子來給

我搗麻煩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哦！你居然在我的兒子面前挑唆是非

！好不要臉的東西！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好不要臉的東西。

季香上。

季香 媽媽不要生這些冤枉氣罷！還是進去歇一會兒。

焦母 向仲卿。畜生！你拿點天良出來罷。你要是心目中還有我這個老娘，你就

馬上替我把這個賊東西趕出去。你拿點天良出來罷，畜生。

季香攙着焦母下。

蘭芝 仲卿你究竟打算怎樣。媽媽已經決心要趕我走，你說話呀。怎麼老不開

口？

仲卿 唉！……

焦母 在內。她不走，老娘就走，看看是老婆要緊，還是娘要緊！看看這個畜生有無天良。

仲卿 唉！事到如今，真叫我左右為難，她老人家是我的慈母，你是我的愛妻！

蘭芝 仲卿，我看你還是把我趕走吧？我走了，你們母子就可和好如初了！都是因為我的不好，所以才鬧得你們母子衝突！

仲卿 你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我怎捨得讓你走，蘭芝？

蘭芝 當然我也捨不得你，不過媽媽現在一定要趕我走，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仲卿 唉！真是叫我左右為難！

蘭芝 我勸你不要吞聲吐氣，還是趕我走罷？我走了什麼事情都沒有了。況且爲

人子者最要緊的是孝！

仲卿 蘭芝，你果真要成全我的一片孝道嗎？

蘭芝 仲卿！只要爲了你，我赴湯蹈火都願意！只求你不要忘了我的這顆心！

仲卿 既如此，蘭芝！……

蘭芝 怎麼樣，焦郎？

仲卿 那麼我只好請你暫時離開這裏幾天，等到媽媽的氣平息了，我再回去接你回

來！

焦母 在內季香！你去看看，看看那個賤東西滾了沒有！叫她替我馬上滾！

仲卿 唉！

蘭芝 焦郎，那麼我去取一點隨身應用的東西？

仲卿 蘭芝，你真打算離開我走麼？

蘭芝 不走又怎麼辦呢？

仲卿 唉！

蘭芝下·季香上。

季香 哥哥！嫂嫂走了麼。

仲卿 她走不走，干你什麼事？

季香 哥哥爲什麼拿我來生氣？又不是我要嫂嫂走，這完全是媽媽的意思，哼！
一個男子漢大丈夫連自己的媳婦都管不了，還拿別人來出氣呢！

仲卿 你說什麼？

季香 我說你怕老婆！

仲卿 你再說！

季香 我說你怕老婆！我說你怕老婆！我說了，你把我怎樣？你把我怎樣？

仲卿 你再說，我要打你的嘴！

季香 「怕老婆！」「怕老婆！」我說了！我說了！你打！你打！

仲卿氣極，打了季香一個耳光。季香哭往裏面去。蘭芝上。

蘭芝 仲卿，那麼我現在要走了。我這條腰帶是我自己親手繙的，綿綿情意都深

深的藏在這裏面。假如你一日沒有忘記我，希望你一日別離開這條腰帶！

仲卿 蘭芝！你真要走了麼？你真捨得拋棄我嗎，蘭芝？

蘭芝 仲卿！這是那裏話！我怎捨得拋棄你！現在不過是沒有法，媽媽要趕我走

，我不能不走！其實，我這一次暫時離開你亦是爲了你，不然就是媽媽打死

我，我也不願離開這裏！

仲卿 你既是不願離開我，你現在就不應該離開我！

蘭芝 焦郎！你現在少痴一點罷，你想媽媽既是打定主意要我走，我怎能不走呀

？就是你現在不願意我走，我也不能止住媽媽不趕我走！

仲卿 我不讓你走，媽媽決不敢趕你走！因爲你是我的，不是媽媽的！

蘭芝 焦郎！你這會兒爲什麼這樣的發狂！

仲卿 我決不讓你走！我寧死不讓你走！

季香仍是哭着與焦母同上。

焦母 你這畜生！你居然爲了媳婦打起妹妹來了！你好狠的心！老娘就是這一個季香，你還容不得嗎？你現在乖乖的馬上叫你的媳婦滾？你不叫她滾！你不叫她滾，老娘就死在你面前！

焦母撞入仲卿懷中，仲卿即忙跪下。

仲卿 媽媽，孩兒決計叫蘭芝走，但求你老人家不要生氣！

焦母 馬上叫他滾！

仲卿 媽媽！

焦母 什麼媽媽，你馬上叫她滾就得了！

仲卿 媽媽

焦母 乾脆你叫她滾就得了！

蘭芝此時亦跪下。

蘭芝 媽媽！請您饒了媳婦這次，倘若媳婦下次出了什麼差錯，再請媽媽趕媳婦

走！

仲卿 就請媽媽饒了她這次罷！

焦母 哦！原來你的心還在你的媳婦身上呀，把媽媽的話簡直當了耳邊風！好罷，既是如此，我活在這世上還有什麼指望呢！

說話之間焦母又往仲卿懷裏撞去。

仲卿 請媽媽不要生氣，孩兒馬上叫蘭芝走就得了，蘭芝！你……你……你還不……還不馬上替我走！媽媽叫你走，你怎能不走？

仲卿口裏一方面叫蘭芝走，但臉上又向蘭芝示意叫她不要走！

焦母 好了！現在你的丈夫亦要你滾了，看看你滾不滾！看看你還有沒有臉再就

在這兒！季香，上裏面把這個賤東西的庚帖拿來！

季香下。

焦母 孩子你起來罷，只要你乖乖的聽媽媽的話，媽媽怎忍心對你生氣呢？

仲卿起立，季香上。

焦母 這是你的庚帖。你再拿去改嫁，你再拿去害別人的兒子罷！

焦母將庚帖投地，蘭芝拾起。

蘭芝 焦郎！焦郎！我現在不能不走了！焦郎！我現在不能不走了！

仲卿 蘭芝

焦母 你還不替我滾！你還不替我滾！

蘭芝 焦郎！焦郎！

焦母 還有臉在這兒『焦郎』『焦郎』的！還不替我趕快滾！

蘭芝 焦郎！我走了！焦郎！我走了！你放心，焦郎，我這輩子決不會負你！你

放心。焦郎！媽媽，我走了！

焦母 誰是你的媽媽！

蘭芝 希望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妹妹！我要走了！

焦母 你還不趕快替我滾！你還有臉兒在這裏麻煩！

蘭芝 焦郎！我走了！我走了！只要你不負我！我走了，焦郎！我走了！焦郎！

焦母 少肉麻點罷！

蘭芝 唉！

蘭芝下。仲卿放聲大哭，幕落。

一片愛國心
(三幕劇)

熊佛西

全劇登場人物

唐華亭

唐夫人

唐亞男女士

唐少亭

周芝芳女士

田媽
方順

地點——北京

時代——現代

第一幕

佈景 唐公館的大客廳。陳設精緻，但帶日本風味。國籍日本而嫁給中國人的唐夫人，完全日本裝束，年約五旬，坐在沙發椅上做針線，唐亞男，她的女兒，也是日本裝束，年約十六，坐在一旁看報。田媽——女僕——正在打掃桌椅。

亞男 媽，您歇一會兒罷？您不是說您的眼睛不很舒服麼？

唐夫人 恐怕不能趕上你的生日，倘若現在還不發狠做幾針。

亞男 趕不上亦不要緊，反正那天我可以穿中國衣服穿日本衣服多麼費神。這裏

的裁縫又不會做，件件要您啦自己動手，倒不如咱們以後穿中國衣服痛快些，免得您啦自己麻煩！

唐夫人 我願意做給你穿，只要你乖乖的聽話，反正我閒着。

亞男 您啦真是每天忙到晚，——不是忙這，便是忙那，——還說閒着？照我看媽媽要算在家裏最忙的一個人。您瞧，那件事少得媽媽？漫說別的：只要媽媽一天不下廚房去，他們不是打破碗，便是不按時候開飯。前天張家的媽媽也是這樣說。說媽媽雖然五十多歲了，却是比二十來歲的人還要精敏能幹。我看這話很對，媽媽？

唐夫人 還說什麼「精敏能幹」，老了，如今我已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可是現在總算享福了。你們兄妹總算長成了，你的哥哥也做了督辦。現在用不着愁，喫愁穿。回想三十年前你爸爸在東京碰着我的時候，那是多麼苦啊！

亞男 媽媽，常聽到您啦讀及三十年前爸爸和媽媽的故事，現在我倒要問問爸爸

究竟怎樣碰到媽媽的？——您豈可以告訴我麼媽媽？

唐夫人 這話說起來可長。那時候你的爸爸才二十來歲。是革命黨。因為逃亡到

了日本，在東京進了大學，恰巧碰着與我同班。不久我們做了極親密的朋友。

我們交換教授，——他教我中文，我教他日文；雖然你的舅太爺非常反對，——

——因為他看不起中國人——不到兩年，我與你爸爸就結婚了。噢呀！結婚後，

可是過了不少的苦日子！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心酸！

亞男 呀！怎樣呢？

唐夫人 可憐你的爸爸幾乎幾次把命送掉！最危險的是你出世的那年，你的爸爸

因為革命被中國政府捉住，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要拿去鎗斃，幸虧你的舅太爺，

費盡了心血，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出來！不然，孩子，那有今天！哼！

亞男 如此說來，媽媽豈不是爸爸的救命恩人嗎？

唐夫人 哼！說什麼救命恩人！只要他少給一點氣我受就得了！現在他的年紀來

了，比不得從前年輕，那時我說一，他不敢二；我說二，他不敢三；真是聽話。現在可不成了，動不動就使脾氣。我的話簡直是他的耳邊風。

亞男 媽媽，請您啦別冤枉爸爸罷。從前的事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情形我們是很明白的。爸爸真是聽媽媽的話。有時，媽媽，您啦脾氣來了，罵起爸爸來真是可怕。可憐爸爸那敢開口？

唐夫人 好了好了！你們兄妹現在都相護你的爸爸了，所以把我的話亦不當話了！

亞男 這是那里話，媽媽！您啦是媽媽，他啦是爸爸，我們做兒女的那有什麼相護不相護？哈哈！媽媽這多年紀，說起話來較十八歲的姑娘還要好勝！這真要笑壞人了！還說我們相護爸爸，哈，哈，哈，哈！……

唐夫人的兒子少亭上。年約二十五，爲人老成，當今政府特派之實業督辦。衣西服。

少亭 妹妹，你又在和媽媽鬧什麼？媽媽，您啦又在替妹妹作衣服麼？

唐夫人 你妹妹的生日快到了，我想替她趕起這件衣服來過生。

少亭 媽媽真是偏心。這樣痛姑娘，不痛兒子。我過生的時候偏偏沒見媽媽這樣

痛我——替我做件新衣服？這——這不是偏心麼，媽媽？

唐夫人 孩子，這並不是媽媽偏心。媽媽只能做日本衣服。你是向來不歡喜穿日

本衣服的。這怎能怪媽媽偏心？

少亭 對了對了，這可不能怪媽媽。

亞男 不對不對！因為哥哥用不着媽媽做衣服，有別人做呢！

少亭 好了好了，用不着爭了，媽媽特別痛你，我決不「眼紅」。我要上衙門去了

。轉向田媽。田媽！叫他們預備車！

田媽 著！少爺！

田媽下。

唐夫人 今天不是星期六麼？

少亭 對。

唐夫人 那麼就在家裏歇歇罷。

少亭 不。這幾天衙門裏正忙。既然領了國家的薪俸，我們當然應該替國家出力

作事。

田媽上。

田媽 少爺！車已經預備好了。

少亭 媽媽，我去了。

唐夫人 去罷。可是一定回來吃午飯。今早我已經吩咐廚子清燉了一只老鴨爲你

們父子三人吃午飯。你的爸爸這兩天有點喉嚨痛。鴨子是輕火的，看看吃了會

好點不。

少亭 怎麼不請大夫來瞧瞧？

亞男 爸爸說不要緊，用不着。

唐夫人 從前他做總長的時候，不管有病無病，動不動不是往西山跑，便是進醫院裏去。如今真正有了病，他又不肯瞧大夫。現在聽說外面的時症很厲害。你爸爸的喉嚨痛，我實在不放心。停會還是打個電話給謝子福郎大夫，叫他來瞧瞧，我放心些。

少亭 這次外面排日風潮非常厲害。我想找個德國大夫來。

唐夫人 德國大夫？

少亭 德醫較日醫更精，據說。媽媽不贊成德國大夫麼？

亞男 咱們中國人幹嗎不找中國大夫？

唐夫人 中國大夫也好，德國大夫也好。隨你們的便罷。我老了，管不着這些閒事。你上衙門去罷。務必回來吃午飯，聽見沒，孩子！

少亭 一定。轉詢田媽。外面在下雨麼？

田媽 很大的雨，少爺。

唐少亭下。

唐夫人 又在下雨？這幾個月來差不多每天不是下雨便是括風。喂！田媽，你趕快上門口去瞧瞧，看看管門的把國旗收進來了沒？他是糊裏糊塗的，不管天晴下雨，總是把面旗子扯在外面。你趕快去瞧瞧罷。

田媽 著！太太。

田媽下

唐夫人 中國真是一個多風多雨的國家，我們日本却不是這樣，並且天然的風景，也比這里更美麗。

亞男 往年那像這樣多雨？今年特別罷了。但是像北京這樣厚的沙土，也應該多雨才好。外面這麼大的雨，可是我還要上學去呢！

唐夫人 今天不是放假麼？

亞男 是。但是學校裏有特別事。

唐夫人 有什麼了不得了的事，像這樣大雨天還要跑去？

亞男 請媽媽別管什麼事！讓我去就得了！

唐夫人 你既不怕雨，你就去罷，早去早回。千萬回來喫午飯。

亞男 我先去換衣服。

唐夫人 換衣服？換什麼衣服？

亞男 換套中國衣服去。

唐夫人 爲什麼要換中國衣服？身上穿的衣服不舒服麼？你討厭日本衣服麼？你的媽媽是日本人，你討厭麼？

亞男 阿！媽媽？您啦爲什麼又生氣呢？扯到母親懷裏。媽媽請您別生氣，好不好？

唐夫人 看看今天誰敢上學去？

亞男 我是主席，怎能不去，媽媽？

唐夫人 你是主席？你們學校裏又開什麼會？

亞男 辯論會……辯論會。讓……讓我去罷，媽媽？

唐夫人 不准換衣服去！

亞男 這那成呢，媽媽？您想，她們是爲「抵制日貨」開會，我這個做主席的穿一身的日本衣服，這不是一場大笑話嗎？媽媽，您啦從前也做過學生的，請替女兒設身處地的想想？

唐夫人 孩子！我的良心叫我不准你去開會抵制日貨！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亞男 哭。媽啊，媽啊！開會的時候快到了，再不去要遲了！又倒在母親懷裏。

媽媽！讓……讓我去罷！

唐夫人 好寶貝！聽話罷。不要去。時候已不早了，況且外面又下這麼大的雨，

午飯也快好了。乖乖，聽話罷。媽媽歡喜你！

亞男 人家要罵我！我非去不可！

唐夫人 罵你什麼，寶貝？

亞男 罵我是賣國奴？

唐夫人 別管人家的謾罵，反正她們是沒家教的！好孩子，去，到我房裏去把那

捲藍線拿來！媽媽等着用呢。亞男一面擦眼淚，一面欲下，唐夫人忽然止之

。回來，亞男，還是讓我自己去罷，免得你又去亂翻一頓，結果還是尋不着

我要的那捲線。唐夫人下。亞男疑思半晌。拭乾了眼淚。下了決斷。看了

錶。由帽架上取了一柄傘，毅然走到門口。忽止，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擺了

擺頭，將傘放回原處，長歎一聲，倒在沙發上，抱頭啜泣。此時亞男的學友

周芝芳女士上。

周女士 你怎麼啦！亞男！

亞男 急忙擦乾了眼淚。我……我沒什麼！你剛來麼，芝芳？

周女士 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哭？

亞男 哭？誰哭？

周女士 你別騙我能。我已瞧見了。我特來約你去開會的。時候已經快到了，你

還不趕快去換衣服？難道你今天還好意思穿着日本衣服去做主席麼？

亞男 要去，當然要換中國衣服，不過我現在不能去。你來得真巧，我正想打電

話給你。

周女士 爲什麼？

亞男 因爲我陡然肚子痛起來了，痛得我忍不住哭了！好姐姐，請你代我做主席

罷。對不住，我實在不能去。

周女士 冷笑哈哈。亞男，你又在騙我？我決不相信你現在是肚子痛不能去，我

想你一定有別的緣故。哈哈，亞男，我已猜中了，已猜到八九分了！

亞男 好姐姐，不管我有什麼緣故，總之，我今天不能去！請你替我代表一切就得了。并望向諸位同學道歉！

周女士 不成！不成！今天的主席我決不能代表！無論如何，非你自己出馬不可！今天這主席不但我不能代表，就是誰也不能代表！

亞男 爲什麼？

周女士 因爲全校同學只有你配做這個主席！

亞男 好姐姐，請別挖苦我罷！

周女士 這是真話。我挖苦你幹嗎？你還是同我一塊兒去罷！

周女士說畢，拉着亞男就要往外走。

亞男 芝芳姐姐，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去的，因爲我媽——

周女士 哦？是你媽不准你去麼？

亞男 不是！不是！我媽從來沒有過這種意思！

周女士 亞男，你不去全權在乎你自己，誰也不能勉強你！不過你應該知道她

們今天爲什麼一定要你做主席？你知道麼？

亞男 我……我不知道！難道她們還有什麼特別用意麼？

周女士 當然。

亞男 好姐姐！你可以告訴我麼？

周女士 你向來是很聰明的，我想你一定想得到？

亞男 一聞此言，面紅耳熱，默然良久。

亞男 好姐姐你是我的多年同學，惟有你知道我的家庭情形最深，請你照直把同學們對於我不滿意的地方告訴我罷！

周女士 她們今天要特別留難你！因爲全校同學只有你是日本化！她們預備在開會的時候當衆羞辱你！

亞男 芝芳姐！請別說了！我早就明白了她們對我的態度！無奈，唉，真是一言

難盡！哭泣。然而我決不怪她們！只怪我自己生壞了家庭！

周女士 其實你的苦處我早就知道了！不過，亞男，咱們中學已經畢業了，咱們千萬不可忘記治國平天下應該先從「齊家」起！倘想世界革命，不可不先從家庭革命下手！你說我這話對不對，亞男？

唐夫人上。

唐夫人 我以為誰在這兒講演呢，原來是周小姐呵！

周女士 向唐夫人鞠躬。伯母，您啦好麼？

唐夫人 謝謝周小姐，你也好麼——怎麼這向沒見你來玩玩？

周女士 因為這幾天有點事，沒常來請安。

唐夫人 不敢當，不敢當。周小姐真是念書人，說話特別客氣。

周女士 這是那里話，姪女年輕，不懂事，諸事要伯母指教。看手錶，轉向亞男

·亞男，我要走了。離開會只有二十分鐘了。

亞男 好罷。你快去罷。

周女士 向唐夫人。少陪您啦，伯母，我要上學去了。

唐夫人 怎麼不坐一會兒去？

周女士 改日再來請安，再會再會。

周芝芳下。唐夫人仍坐在原處做活。沈靜。

唐夫人 周家小姐又來幹嗎，亞男？你簡直不聽媽媽的話！我早就對你說過：周家小姐不是個好東西！叫你少跟她來往！你……你偏偏不聽！剛才她又來幹嗎？是來約你去開會，對不對？

亞男 不是。她特來告訴我明天學校放假。

唐夫人 明天明明是星期日，學校是照例放假的！這顯然你又在在我面前撒謊！還站着幹嗎？還不快去看看你的爸爸——問問他的喉嚨好了沒？

亞男下。唐夫人繼續做活，遠遠的聽着噪鬧聲。

田媽 在內。我們……我們把這話去評評太太！看看誰不懂事！評太太去！評太太去！看看誰不懂事！

唐夫人正欲下時，田媽氣忿忿的上。

唐夫人 你……你又在和誰吵？呀！

田媽 太太！憑您啦說說！看看誰不懂事！他……他還罵我不懂事！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唐夫人 幹嗎這麼急？有話慢慢的說！究竟怎麼一回事？

田媽 我說太太！您啦不是叫方順每天把那面「太陽旗」扯在門口嗎？

唐夫人 對呀！難道方順沒照着我吩咐的幹嗎？

田媽 哼！他何曾把太太的語當着語！他今天只扯了那面「五顏六色」的旗。待我去的時候，那旗還在大雨裏淋着。當時我就責問他爲什麼，不把那面「太陽旗」同時扯出去！您啦猜他說什麼！他說：「你管得着嗎？你是什麼臭東西！這年

頭還扯日本旗？你甘心做亡國奴麼？」……這一類的話痛罵了我一大頓，愈看
我氣不氣，太太？固然他扯什麼顏色的旗都無關緊要，可是他應該把太太的話
當話才對？

唐夫人 豈有此理！我不信方順有這大的狗膽！去！把他叫來！讓我來當面責問
他！

田媽 他現在躲在門口不敢進來。只要太太喚他一聲，他不敢不來。

唐夫人 向內呼。方順！方順！你還不替我滾進來！呀？

方順上。

方順 太太！

唐夫人 方順！你好大的膽！

方順 回太太的話：小的膽子非常小。總是規規矩矩的侍奉太太。太太說一，小
的不敢二。

唐夫人 你把我的話當了話麼？

方順 俗話說得好：『端了人家的碗，應該服人家管。』小的既是喫了太太的飯，當然不敢不聽太太的話。

唐夫人 那麼我叫你每早把那面日本國旗扯在門口，你爲什麼不照我的話行？

方順 這確不能怪小的。小的一面把旗剛扯出去，一面老爺就命我收進來。

唐夫人 這話是真的麼？

方順 小的豈敢撒謊！

唐夫人 好大膽！好大膽！原來是他！原來他在暗中抵制我！去！田媽！到書房

裏把那個老東西叫來！今天非說個「水落石出」不可！

田媽 把那個老東西叫出來，太太？

唐夫人 這家裏有幾個老東西，養婆娘？

方順 叫你去請老爺來，懂嗎？

田媽下。

唐夫人 好大膽！好大膽！原來他在抵制我！我還睡在夢裏呢！好罷！今天非鬧個清楚不可！

方順 太太，請您啦不必生氣。千錯萬錯都是小的錯。平心而論，這事也不能怪老爺，只怪門口那些過路的人。他們時常在咱們門口寫些「賣國奴，亡國奴，親日走狗」種種不好聽的話。這樣，才把老爺惹氣了，所以叫我此後不要扯日本旗。

唐夫人 你還在這裡嚼噃？還不替我滾出去！

方順 著！

方順下。唐華亭上。亞男與田媽亦上。唐華亭，前清革命黨，民國退職之總長。清瘦，蓄長鬚。富於情感，但意志薄弱而懼內。衣極樸素之中國衣，毫無一般髦官僚慣有的習氣。年約五十五。

唐夫人 我把你……你這個死沒良心的東西！

唐華亭 太太！您又爲什麼生氣？

唐夫人 我早就知道你巴不得我早死！我死了，你就可以趁心！也可以討姨太太

！你們中國人是歡喜討姨太太的！好罷！拿刀來！我願死！我已經預備了！你

……你……你拿刀來罷！我……我已經預備了！

唐華亭 太太！這是那里話！又是誰得罪了您？

唐夫人 用不着多說！拿刀來就得了！拿刀來就得了！我願意死！我願意死了！

亞男 媽媽！

唐夫人 『媽媽？』——什麼媽媽？你的媽媽早就死了！

唐華亭 就是我得罪了您，太太，請照直告訴我，也犯不着拿孩子出氣？

唐夫人 孩子？他們不是我的！我那有這種福氣！

亞男 泣。媽媽！倒在母親懷裏，但唐夫人用手推開。媽媽！媽媽！

唐夫人 你的媽媽早就死了！你只有爸爸！

唐華亭 倘是我得罪了您！打我幾下！請千萬別拿我的孩子出氣！

唐夫人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這家裏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好沒良心的東西！你沒老娘，那有今日？忘恩負義的！不記得三十年前在東京做叫化子？不記得

光緒末年幾乎把命送掉了？好沒良心的東西！狗尚且知恩義！哦！如今你做了官，發了財，兒子少爺也做了督辦，你就忘形了！就忘記了那塊「太陽旗！」哼

！殊不知你的所以有今天，都是虧得了那塊太陽旗！好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亞男 啊！媽媽！請您別說了罷！我知道了您啦爲什麼生氣了！其實這事滿不

與爸爸相干！是我不准方順扯日本旗！這事完全與爸爸不相干！您要打，打我！您要罵，罵我！孩兒現在跪下，求您別冤枉爸爸！

亞男跪下。唐夫人不睬。唐華亭大爲所動，不覺流下淚來。

唐華亭 太太！太太

唐夫人 田媽！把方順叫來！快！

田媽 著！

田媽下。

亞男 媽媽！

唐華亭 太太！孩子跪在慫面前，慫瞧見沒？

唐夫人仍是默然。唐華亭長歎一聲。方順與田媽上。

唐夫人 方順！究竟誰不准你扯日本旗？照直說！

亞男 是我！是我！媽媽！

方順 ……………

唐夫人 照直說！

方順 小姐。是小姐叫我的。這事不與老爺相干。

唐夫人 好！現在這家裏沒你的事了！你有什麼好差事請便罷！

方順 呀？太太！您啦辭我的事麼？

唐夫人 沒多話說！請你拾打拾打走罷！

方順 我方順并沒幹錯什麼事，太太怎能無緣無故的辭我的差事？無論如何，還要請太太說個明白！就是我不喫唐公館裏的飯，我還要上別家去喫飯呢！人家譚起來，不是說我偷了唐公館的東西，便是說我幹事不盡職，所以唐公館才不要我！

唐夫人 好罷。就幹事不盡職！所以我不要你！

方順 太太！憑天理良心！我幹事還不盡職？從清早六點幹到夜深一點，這要怎樣盡職，太太？

唐夫人 那麼我叫你每早扯旗，你爲什麼不照我的話行？

方順 這確不能怪小的，太太！

亞男 只能怪我！只能怪我！媽媽！

唐華亭 這事誰也不能怪！只能怪我！只能怪我！是我叫方順不扯日本旗！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日本是中國的仇敵！我恨日本！所以我不願把敵國的國旗扯在我的門口！

亞男，爸爸！爸爸！

唐華亭 看看你把我怎樣！看看你把我怎樣！

唐夫人 我是日本人！我愛日本！中國是我的仇敵，我恨中國！所以我不願把中國的國旗扯在我的門口！

亞男 媽媽！媽媽！

唐夫人 看看你又把老娘怎樣！

田媽 太太！老爺！請您倆別噪了罷。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扯紅旗白旗都無關緊要，何必這樣的生氣呢？可憐把小姐哭壞了！小姐，您啦起來，別哭了罷！

田媽將亞男攙起來。

方順 田媽這話很對。小的現在想出一個辦法來了，不知該說不該說？小的以爲最公平的辦法是「二二添着五」——今天扯五色旗，明天就扯太陽旗，不知太太老爺以爲小的這辦法如何？

唐少亭上。

少亭 怎麼你們全在這兒？連舅爺坐在小客廳裏你們都不知道麼？媽媽請趕快過去罷。舅舅說有要緊的事給您商量呢。

唐夫人 舅舅在什麼地方？

少亭 小客廳裏。

唐夫人 指著華亭臉上說。你應該放明白點！拿點天良出來！你還記不記三十年前，一個秋天的月夜裏，在日本秋水湖裏的小舟上，你會對我說的什麼話？難道你都忘記了麼？

唐夫人說畢不覺流下淚來，良久，默然而退。方順田媽亦隨退。唐華亭禁不住流下淚來。向沙發椅上一躺。

少亭 這是怎麼一回事，妹妹？

亞男 問爸爸！

少亭 爸爸，媽媽剛才這話怎講？您啦又和媽媽吵了麼？媽媽剛才爲什麼提及三十年前的事？爸爸究竟說了什麼，在那時候？

唐華亭 不忍重提！到如今我只有一个「悔」字在心頭！

少亭 爲什麼，爸爸！告訴我們罷，爸爸！

唐華亭 告訴你們亦無妨。當年我亡命到日本，遇着你媽媽。那時我們都年輕，不久就發生了戀愛。一天夜晚，月亮很好，我們倆蕩着一只小船在秋水湖上，那時，我不知爲什麼要求你媽媽嫁我，但是她說：『我愛你。但是我不願嫁你。因爲我是日本人，我不離開我的可愛的日本。』

亞男 那時爸爸怎樣回答媽媽呢？

唐華亭 那時我就向你媽媽說：「你愛我，你就應該嫁我；愛國是人之天性，而且是最上的美德，你是日本人，當然你愛日本。可是你嫁了我，你還是可以依舊愛你的日本。」

亞男 哦？難怪媽媽到現在還是愛她的日本！

唐華亭 擺擺頭。長歎一聲。幕落。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佈景 與第一幕同。時間與前幕相隔三小時。開幕時，少亭靠在沙發上看報。亞男從裏面出來，表示一種驚異的狀態。

亞男 哥哥！怎麼舅舅還沒走？足足的關在小客廳裏譚了三點鐘！

少亭 這裏面又不知道是「什麼葫蘆賣的什麼藥！」我真要說一句遭天雷打的話

：媽媽真是越老越糊塗了！

亞男 什麼越老越糊塗了，其實媽媽的心是被那面太陽旗罩住了！

少亭 因此舅舅便時常想法子利用她！

亞男 唉！媽媽真是想不透！她有時簡直不講理。不管她有理沒理，只要她的脾氣一來，她就將爸爸教訓一頓，甚至比教訓我們還要厲害！今天上午那種樣子你沒看見，真是令人可怕！

少亭 前幾年媽媽的脾氣好像好得多，不知爲什麼年紀愈老，脾氣越變壞了！常聽人說日本婦女的「服從心」最深，怎麼媽媽在這方面簡直不像日本人？

亞男 我看這是因爲爸爸過於老實的緣故。爸爸真是好！你瞧，我們長得這麼大，從來沒見他和媽媽鬧過？差不多每次都是媽媽先動氣！爸爸總是忍，有時一個人坐在書房裏流淚。我碰見好幾次。可是我問他爲什麼傷心，他老人家并不提及半個怨恨媽媽的字，總是對我說：「孩子，爲父這一輩子是虧得你的母親

「不然那有今天！盼望你們好好的孝順母親吧！」然而天理良心，媽媽對於爸爸的起居飲食等事，確是非常細心週到。就是在我們子女身上，也不能不算一個很好的母親。

少亭 這的確是媽媽的長處。

唐夫人上。

唐夫人 那點是媽媽的長處？哦！原來你們兄妹又在譚論媽媽的長短？

少亭 沒。我們那敢談論媽媽的長短！哈，哈，哈，哈！舅舅走了麼，媽媽？

唐夫人，剛走。

亞男 怎麼他今天在這兒坐這麼久？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和媽媽商量麼？

唐夫人 倒沒什麼特別要緊的事情。不過他從公使館裏回來，走咱們門口過，順

便進來和我談談。你們討厭他麼？

亞男 不瞞媽媽說，我是有點討厭他。我討厭他不大方，總是鬼鬼祟祟的！

唐夫人 呀！亞男，你說什麼？

少亭 媽媽，請您別聽妹妹的話。妹妹是專門歡喜和舅舅開玩笑的。

唐夫人 開玩笑？——開玩笑也應該有個輕重上下！你們既當着我的面這樣放肆，那麼背地不知要說什麼話了？

亞男 請媽媽別生氣。我下次決不敢了。媽媽打我幾下都不要緊，我最怕您生氣。

唐夫人 你既怕我生氣，你為什麼偏要惹我生氣呢？

少亭 媽媽，我有一個辦法：倘若妹妹再惹您生氣，最好替她配個人家，免得她在家裏淘氣？

亞男 哥哥！

少亭 你還淘不淘氣？你再淘氣，我就請媽媽把你嫁出去？

亞男 媽媽！您看哥哥又在奚落我！您啦還不打他，媽媽？

唐夫人 誰教你惹我生氣？

少亭 對！誰教你惹媽媽生氣？

亞男 你再不惹媽媽生氣了，請媽媽再不准哥哥說這些不三不四的話，好嗎，媽

媽？

唐夫人 好！只要你聽話，哥哥自然不敢說了。你們都喫了午飯麼？

亞男 喫了。

唐夫人 你爸爸也喫了麼？其實我剛才和他吵了一頓，事後仔細一想，我又覺得

心裏有點不安，因為他這幾天正在喉嚨痛。清燉鴨蹄出來給他喫了麼？

亞男 沒。因為媽媽在小客廳裏和舅舅談話，我們不敢進來驚擾您。

唐夫人 這事用不着驚擾我？只要鴨子燉透了，叫廚子端出來給他喫就得了。都

是些蠢東西，連芝麻大的一點事，也要我親自過眼，不然就要鬧出錯了。哼！

真是冤枉！今早特特叫廚子清燉一只鴨給你爸爸喫，誰知你們在喫午飯的時候

，遺忘了拿出來，我真是白白的操了心！賒停。呀你透知大夫呢？

少亭 大夫剛才來過了。據說無妨。

唐夫人 是謝子福那麼？

少亭 不。白耳德，一個新從德國來的大夫。

唐夫人 默然不語。半晌。亞男，爸爸呢？

亞男 在書房裏。

唐夫人 你去問問他——看看他這會兒喉嚨怎樣了？問問他不想喝一點鴨湯？

亞男 他正靠在躺椅上休息呢。

唐夫人 你瞧，又不聽我的話了！

少亭 媽媽叫你去，你就去罷！別鬧得媽媽生氣！

亞男下。

唐夫人 看起來還是你聽我的話，孩子。你妹妹現在也大了，我的話她不很聽了

。如今我只望你了。這幾天衙門裏忙麼？

少亭 這幾天比較忙一點，平常却很清閒。我現在幹的這個差事——實業督辦

——看來好像很煩瑣似的，其實却很清閒。

唐夫人 當時謀這個缺分的時候，很費了些週折。因為有人嫌你太年輕。據說現在做官，你沒本事倒不要緊，但是不可不有幾根鬚髭。——後來雖然礙着你爸爸的面子，政府不能不給你這個差事，可是假如沒有你的舅舅在裏面疏通，恐怕也很難成功。

少亭 當然舅舅為我的事是很出力的。他近來很忙麼？

唐夫人 唉！孩子，你的舅舅近來豈止忙？這幾天可憐他急得連飯也喫不下了！

可憐——可憐！

少亭 舅舅為什麼這樣的着急？

唐夫人 倘這次鬧得不好，日本政府恐怕要撤他的差，命他回國！

少亭 要撤差回國？

唐夫人 對！他剛才就是爲這事來和我商量。而且，孩子，這事只有你能救他！

你願意救他麼，孩子？

少亭 當然願意，只要我能够！

唐夫人 那好極了！這里現在有一張「契約」，只要你用實業督辦的名義簽個字，你舅舅的公使職就穩固了，同時我們也可以即刻收入三百萬現款。

唐夫人一面說，一面由袋內掏出一張「契約」示少亭。少亭閱後大驚。

少亭 媽媽！我怎能幹這種事情！

唐夫人 這有什麼不能幹？只要你簽個字，就救了你舅舅的急，安了你媽媽的心，同時又不費力的收入三百萬？這種一舉數得的交易，何樂而不爲呢？

少亭 媽媽！

唐夫人 孩子！

少亭 無論如何我是不能簽的！

唐夫人 孩子。我看這事於你只有百益而無一損，你何必不幹呢？我看，孩子，

你不要太迂罷！爲人總要見機生變！

少亭 媽媽！我簽個字倒是容易事，可是四萬萬同胞就因此被我賣了！媽媽，您

願意人家罵我賣國賊麼？媽媽，你老人家願意麼？

唐夫人 唉，孩子，你又攛起來了！賣同胞，賣國豈是你一個人獨創的？何況這

件事并不能算賣國？——萬一就算賣國，你也不過沿例罷了！

少亭 不成！不成！我們唐家素以「清廉」見稱於世，我的祖父從前也是做官，爸

爸是更用不着說了，——爲國奔走呼號，三十餘年，他們都是潔身自好，清廉

聞世，難道到我手上就要賣國賣民麼？

唐夫人 「清廉」固然要緊，但是「有恩不報」也不見得就對？爲人終不可忘本！

你須知道：咱們的所以有今天，虧得是誰？你的爸爸幾次亡命脫險，虧得是誰

？孩子，你應該放明白點，仔細想想！就是你不替你舅舅着想，你也應該看着父母面上，簽了這張「契約」孩子，媽媽也老了，就請你看媽媽面上，簽個字罷？我做母親的無論怎樣糊塗，決不會讓你上當的，孩子！

少亭 媽媽！請不要再說了！無論如何，我是不簽的！不簽！不簽——到死亦不能簽！

唐夫人 哦！原來你想逼死我，對嗎？哦！原來你們父子三人都在願我早死，對嗎？好罷！你們既然逼我死，我又何苦活着做你們的「眼中釘」呢！

唐夫人 氣忿忿的將桌上的火酒瓶拿起來就要喝，少亭急忙奪下。

少亭 這是火酒！媽媽！

唐夫人 你不簽字，是表明你心目中就沒有我這個老娘，我還有什麼指望，活着？

少亭 請媽媽不必性急！容我再細細的思索一下，好不好，媽媽？

方順上。

方順 太太！舅太爺請您聽電話！

唐夫人 用不着思索！簽也能，不簽也能，反正老娘命一條！

唐夫人與方順先後下。少亭在室中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坐立不安。忽而長歎，忽而蹣跚。後細視契約，凝思片刻，說了最後的判語：「母命不可違！還是簽了罷！」正在簽字時，唐亞男上，立於少亭背後探視，大驚，即將契約抓在手

中，半晌不能開口。

亞男 哥哥！

少亭 ……………

亞男 這是怎麼一回事？

少亭 這……這……妹妹！泣。

唐華亭上。

亞男 爸爸！您看哥哥……

亞男將契約遞給華亭，看過之後，不禁大驚。少男倒在沙發椅上嗚嗚哭泣。

唐華亭 少亭！這是怎麼一回事？呀？爲父辛辛苦苦的將你教育成人，指望你趁此山河破碎之秋，爲國爲民幹點轟轟烈烈的事業，誰知你做官不到一年，就私自把礦山賣給外人，假使你做了二十年的官，你豈不要把中國斷送完了嗎？好沒出息的東西！爲父白白的把你教養成人了！你的祖父以清廉聞世，我雖沒多大的出息，然而三十年來爲國奔忙，不遺餘力，幾次亡命海外，所爲者何？——殊不知到了你手上，竟幹出這種污辱門楣的事來？唉！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代！

亞男 假如不是作同胞情分上看，我恨不得把你喫掉！

少亭 爸……爸爸！……這……這實在是黑……黑天的冤……冤枉呀！爸……爸

爸！

亞男 冤枉？這有什麼冤枉？我親眼看見你簽字的！

少亭 妹妹！妹妹！難道你也不信任我麼，妹妹？

唐華亭 亞男！拿盒洋火來！

正要燒「契約」時，唐夫人與田媽同上。唐華亭即忙將契約藏入袋中，唐夫人一

把抓住他的長鬚。

唐夫人 你……你交不交給我！你交不交給我！

唐華亭 嗶啾！嗶啾！

唐夫人 交不交給我！你？你？

亞男 媽媽！

唐華亭 痛……痛死我了！太……太太！

亞男 媽媽！請您啦鬆手罷！

唐夫人 鬆手？——談何容易！除非他乖乖的把契約交給我！

唐華亭 就是你今天把我的鬚鬚完全拉掉了，我也不能給你！

田媽 老爺，您啦就把那張紙交給太太罷？究竟是什麼珍珠寶貝，您啦看得這樣貴重？給了太太，也不好死外人！有什麼好處，還不是在自己家裏嗎？太太，

您啦也請放手罷！您看老爺臉上已經發白了，太太！

亞男 爸爸！您就把契約交給媽媽罷！

唐夫人 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亞男幫忙華亭從袋內取出契約給唐夫人。

亞男 媽媽！現在您還要什麼！您還要什麼！

唐夫人鬆了手。將契約細看了放入袋中。冷笑。唐華亭臉色灰白，呼吸極緊。

唐夫人 田媽！叫方順替我預備車到日本公使館！

田媽 您啦喫了飯再去罷，厨下說清燉鴨早已好了！

唐夫人 叫你去告訴方順預備車！聽見沒！

田媽 著！

田媽下。沈靜。唐夫人下。唐華亭靠於沙發上。亞男與少…彼此呆望着。

亞男 不成！這契約決不能讓她帶走！

亞男急下。少亭躊躇片刻，亦下。此時後台人聲噪雜，再片刻，只聽得嘩唧一聲——玻璃墜地聲。田媽驚慌失措的上。

田媽 老……老爺！老爺！不好了！真正不好了！小姐和太太打架！玻璃……窗子……玻璃把太太的眼睛珠打破了！眼睛珠……太太的……傷了……傷了！

唐華亭 呀？這還了得！太太的眼珠撞壞了？抬醫院裏去！趕快！趕快！醫院裏去！

唐華亭田媽同下。片刻，亞男上，鬢髮蓬亂，行狀狼狽，雙目發直——無光，深呼吸；一邊將「契約」撕碎，擲入空中，一邊自言自語的說道：「好了！現在好了！媽媽再亦不能將這契約拿去了！」說畢大笑一聲，仰天而臥。幕落。

第二幕

——第二幕完——

時間 與第二幕相隔月餘。

佈景 亞男的寢室。由窗內可以看見花園裏的樹木花草。小圓桌上放着一瓶鮮花，風琴旁邊的書架上放着幾個小玻璃藥水瓶。橫窗是床，對壁懸着一面小小的五色國旗。亞男，穿着一件中國布袍，兩目似閉非閉，鬢髮紛亂；半坐半臥於床。窗簾下垂，一線斜陽射在她的灰白的臉上。開幕時，田媽輕輕的引着周芝芳女士上。周女士 怎麼——這會兒睡着了麼？

田媽 大概剛睡着。讓我喚醒她。

周女士 不必。讓她睡一會兒。可憐一個月沒有見就瘦成這種樣子了。真是想不到。田媽，你們小姐究竟害的什麼病？據說是神經病，對麼？

田媽 這病說起來奇怪：你說她害的瘋病，有時她却非常清楚，與好人毫無分別

；你說她不是瘋病呢，可是有時她又非常糊塗，一切舉動說話都非常奇怪。

周女士 大夫怎說？

田媽 請了許多大夫來瞧。他們都說不要緊。只要靜心修養，漸漸的就會復原。說小姐受了什麼很大的激刺，所以才有這種病。現在已經五十多天了，好雖好了點，可是有時還非常不清楚。

周女士 可憐可憐！你們老爺現在痊愈了麼？

田媽 老爺前天已經起床了。足足吐了三個禮拜的血？少爺也病了幾天，但是現在好了。

周女士 真是可憐！怎麼全家大大小小都弄成這樣不康健！真是可憐！太太呢？

眼睛復原了麼？

田媽 望了望亞男，然後輕輕的說道。太太？可憐可憐！

周女士 怎麼？

田媽 眼睛……眼睛整個的瞎了！可憐可憐！

周女士 什麼！瞎了？

田媽 瞎了！兩隻全瞎了！據說是玻璃刺破了眼珠，所以大夫也沒辦法。可是我們不敢告訴小姐，恐怕加重她的病。唉！真是想不到太太這多年紀還會把雙眼睛弄瞎了！這是誰也想不到。

周女士 現在太太在什麼地方？我想見見她。

田媽 還在醫院裏。據說今天可以回來。我們少爺已經去接了。

此時亞男突然從床上跳下來。

亞男 媽媽？媽媽呢？到日本去了麼？

田媽 小姐！

周女士 亞男，你還認識我麼？亞男點點頭。你認識我是誰呀？亞男仍是點點頭

。周芝芳上前拉着亞男的手，但她只是兩眼呆望着她。我是誰呀，亞男？

亞男 媽媽！

周女士 呀？

亞男 日本！

周女士 這可不得了了！怎麼一個月不見連我也不認識了？可憐一個好好的入怎

麼瘋了！田媽，來，還是攙着她上床睡下罷！可憐可憐！

亞男 不。我不要睡。一個多月，腰腫痛了。

周女士 奇怪。這句話確很清楚。可憐，亞男，你的腰腫痛了麼？可憐可憐！你

認識我麼，亞男？亞男傻笑。

田媽 小姐！怎麼連周小姐也不認識了麼？

亞男 呵？你是芝芳姐麼？

周女士 對！亞男？

亞男 芝芳姐，你怎麼這久不來看我？人家都說我瘋了，其實我何曾瘋了？難道

你也說我瘋了麼，芝芳姐？

周女士 不！亞男！我知道你不會瘋的。我今天特來看你。同學們都很記念你。

亞男 呀！你又在騙我！芝芳姐！她們最恨我，我知道！她們罵我日本化！罵我是亡國奴！呀！芝芳姐！這實在冤枉！我有我的苦處，她們不知道！芝芳姐，你是知道的？

周女士 亞男，我深知你的苦處。你是一個愛國的志士，

亞男 芝芳姐！你錯了！你錯了！我是一個大大不孝的女兒！殺了我的媽媽！我！我！是我打死的！嘩哪一聲！我大大不孝！不孝！芝芳姐！

亞男說畢，伏在周女士肩膀上放聲大哭。周女士與田媽慢慢的扶着亞男上床睡下。

周女士 輕輕的。噯呀！田媽！你們小姐的病真是不輕呀！爲什麼不送她到醫院裏去呢！

田媽 可不是嗎？據大夫說這種病不宜於住醫院。再者北京也沒有好醫院。

周女士 這話也對。家裏有親人看護，比在醫院裏趁心得多。你們老爺精神好的時候，也常過來和小姐談談麼？

田媽 來。天天來，只要他自己精神好點。看來這家裏最痛小姐的要算我們老爺了！今天不知怎麼老爺到這會兒還沒起來。不要又是病了罷？周小姐，請您啦在這兒坐一會兒，我想上前廳去看看我們老爺起來了沒？

周女士 田媽，你請便罷。我要走了。好讓你們小姐靜靜的睡一會兒。現在好像睡着了。她醒來，請代告訴她：我明早再來看她。田媽，少陪你了。

田媽 這就對不住了！連茶也沒喝！

周女士 別客氣，田媽！倘是太太今天回來了，請代我問好。

田媽 一定說到！周小姐！

兩人談着同下。靜。亞男輾轉數次，忽然起床對鏡呆立。換日本衣，大笑。說

道：「好了！好了！媽媽一定歡喜！媽媽歡喜我穿日本裝！哈，哈，哈，哈！」
又坐於沙發椅，先默然，繼大怒。將日本衣脫下，擲於窗外，仍舊穿上中國服，照鏡。笑。

亞男 這才對了！這才對了！哈，哈，哈，哈！

唐華亭上。

唐華亭 你爲什麼又爬起來，亞男？還是睡下罷？

亞男 你把我的媽媽放到那裏去了？

唐華亭 亞男，媽媽快回了。你放明白點罷，亞男。

亞男 我很明白。我很明白。你們以爲我瘋了，對嗎？搶來了！我從媽媽手裏搶來了！撕了！撕得粉碎了！嘩唧一聲！倒下來了！可憐媽媽的眼睛！這確不能怪我！這確不能怪我！泣。

唐華亭 寶貝！別記着這些事罷！媽媽已經好了！一會兒就可以回來了！

亞男 趕快把媽媽交給我！『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亞男 一邊大哭大團，一邊用力抓住華亭的長鬚在室內亂跑，正如唐夫人在第二幕裏所爲。

唐華亭 呀！亞男！怎麼你亦拉住爲父的鬚鬚來了？快！快放手！快放手！爲父痛得很！痛得很！

亞男 『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唐華亭 快放手罷，亞男！我……我痛極了！

亞男 『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田媽上。

田媽 老爺小姐大喜！太太回公館了！

唐華亭 快放手！快放手！媽媽回了！媽媽回了！接媽媽去！

唐少亭攙着唐夫人上。她的雙眼全瞎。亞男一見大驚，急忙鬆了華亭，躲在一

旁呆呆的望着唐夫人。

唐夫人 少亭，你的爸爸在那里？

唐華亭 在……在這……這兒！

唐氏夫婦攜手。

唐夫人 華亭，我現在看不見你了。

唐華亭 秋子，這都是我的罪惡！你能原諒我麼秋子？太太？

唐夫人 華亭！這不能怪你！不能怪別人，只怪我自己不好。到現在我悔了，悔

極了！悔當初不該和你噪噪鬧鬧！我悔極了到現在！泣。

唐華亭 秋子！秋子！我……我真對不住你。我想我們此後到海邊或幽谷中去度

此殘年，最好不要問國家大事！孩子們也大了，他們兄妹都有了獨立的能

力。

唐夫人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我想回日本去！那里的風景好。你願意送我去

麼？孩子們用不着去——雖然我捨不得他們！不！我要帶他們去，因為他們是我的寶貝！

唐華亭 太太！我可以陪你去！但是孩子們讓他們自由。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前途，可憐亞男到現在還沒清楚，還是瘋瘋癲癲的。

唐夫人 怎麼沒見亞男？亞男在那里？

唐華亭 亞男，快來見媽媽！你天天紀念的媽媽現在回來了！來！放明白點才好。

唐夫人 亞男！寶貝！在那里？來！來！到媽媽懷裏來！

唐華亭 扶着亞男到唐夫人懷裏。亞男先只是默然望母，繼則放聲大哭。

唐夫人 寶貝！寶貝！

亞男 媽……媽……媽……媽媽！

唐夫人 寶貝！可憐的寶貝！別……別哭了罷！

亞男 媽媽！媽媽！

唐夫人 寶貝亞男！

亞男 您的眼睛真瞎了麼，媽媽？

唐夫人 真瞎了！寶貝！

亞男 是怎樣瞎的，媽媽？

唐夫人 你別用問了罷，寶貝！

亞男 媽媽還能看見麼？

唐夫人 不能。但是媽媽能摸。讓我摸摸，寶貝，你今天穿的什麼衣服。摸。中

國衣服，對不對？

亞男 對！對！對！中國衣服！中國衣服！媽媽的眼睛并没瞎！不錯！是中國衣

服！媽媽的眼睛并没瞎！哈，哈，哈，哈！

亞男一邊說，一邊在房內大笑大跳。

唐華亭 亞男！亞男！

唐夫人 亞男！你真瘋了麼？可憐！可憐！寶貝！來，到媽媽懷裏來！在那里，

寶貝？來，到媽媽懷裏來！

唐夫人作擁抱狀，幕落。

——全劇完——

虎 去 狼 來

大 悲

——兩幕悲慘的喜劇——

時——有那麼一年的秋季。

地——湖南省內有那麼一個所在。

人 物

華裁縫……癩一腿，將近五十歲。

華媽媽……華裁縫妻，四十多歲。

華靜珠……華媽媽底女兒，約十七歲。

湯文榮……縫機公司稽核員，三十歲上下。

黃金和……縫機公司販賣員，四十歲上下。

田得勝……步兵目

張思忠……步兵

老大哥……工兵目

吳師爺……司書

老二……逃兵

軍 官

護兵一人 } 南軍

兵士六人 }

北軍

第一幕

（華裁縫面向右方坐着，兩脚踏着縫衣機器做活。華媽媽坐在左方靠壁

擺着的一隻破舊方桌前面的小竹凳上，兩手在一個木盆裏揉洗衣服。華裁縫嘴裏嘖嘖咕咕地，不知道在那里說些甚麼東西。華媽媽只管低着頭洗衣服，並不去理他。）

華裁縫（忽然停止工作，掉過臉來，惡狠狠的說。）你聽見了沒有？（華媽媽依然不去理他。他把機器上面的作品使勁往前面一推，立起身來，將鼻上架着的一付銅邊大腔的老花眼鏡往額角上一擱，向着華媽媽惡狠狠地說）我問了你半天的話，你到底是聽見了沒有吓？（華媽媽抬起頭來，對他望了一望，依舊繼續她底工作。華裁縫氣得甚麼似的，使勁跺着脚）有鬼！

華媽媽（揩乾了洗好的一件小衫，然後擦乾自己的雙手）你問甚麼話呀？

華裁縫（落座後，呼呼地氣了半晌）我問你，靜姪子到那里去咧！

華媽媽 噢！你剛纔不是聽見我教她出去找她哥哥回來麼？

華裁縫（眼光向着窗子外面，左手拍工桌板一下）哼！你總是不聽我的話！我

們這姑娘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呀！一天到晚儘往街上亂跑！將來鬧出一些笑話來，教我這張臉皮（指自己的臉）放到那里去！

華媽媽（把盆裏洗好的衣袴絞乾了放在方桌上）去年你還打算把她賣到長沙密子裏去呢！若是她果真在密子裏當了妓女，看你底臉又往那里放去？

華縫裁 說正經話！你到底打算把這位小姐往那里送去？

華媽媽（坐在方桌那邊的一個椅子上歇歇力）我沒有甚麼主意。養女兒只能養她的身，不能養她的心，十七歲的姑娘自然有她自己底主意，我也不願意——

華縫裁 她自己的主意打算怎麼樣呢？

華媽媽 唉！這也是時運不濟！今年若是不鬧兵災，她還打算在這一架機器上賺幾個錢回來，開了春她還打算進洋學堂呢。

華縫裁（已經把機器上縫的一件衣服取了下來放在工桌上面，站起來，一擺一擺的擡着腿走到工桌左邊坐下，戴好眼鏡，穿針縫紉）哼！還要進學堂！

你跟她說，趁早不要再打上洋學堂的主意咧！我們做手藝的人家有這麼一個認識字的女兒也就足夠掙門風的咧。我還指望她去中女狀元不成？提起這

一架機器——

華媽媽（同時說出）這一架機器——

華裁縫 這一架機器怎麼樣？你說！

華媽媽 昨天機器公司裏的黃先生來說：那位查賬的湯先生昨天到了，催賬催得

很凶，我們這里欠了三個多月的賬。再不送錢去，他說：就要送到衙門裏去咧。

華裁縫 我活了這大的歲數，從來沒有做過不穩當的事。這架機器我本來不願意

買。要買就拿現錢去買。我們又沒有這筆現錢。我們這位小姐非買不可。到如

今吃飯的錢都不夠，那里還付得出機器賬？

華媽媽 唉！若是不打仗，機器上做出貨來，這三塊錢一個月的賬也不至於還不

出來。

華裁縫的女兒，靜珠推店門進來，臉上露出很驚惶的神氣，吁吁地喘氣，顯得她是很快的跑回來的。她身上雖然穿着很破舊的衣服，但是舉止很大方，顯然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小姑娘。）

靜珠（走到母親身邊，眼光向着她底父親）哥哥還沒有回來嗎？

華裁縫（放下手裏的工作，掉轉頭去，對女兒一看，）你沒有找到你哥哥嗎？
靜珠 沒有！那里都去過咧。還是沒有找到。張家三爹底兩個兒子，米鋪裏的少掌櫃，還有開茶館的周瞎子都給軍隊擄去咧。茶館裏許多人都說我哥哥也被他們擄去咧，爹爹，你老人家看，如果哥哥當真被軍隊裏擄了去，有什麼法子想沒有？

華裁縫（眼睛望着屋頂，呆呆地半晌）有什麼法子想！他的病還沒有好！擄到營盤裏去，替他們擦鎗炮，抬軍裝，挑子彈箱子，還要推炮車！幾百斤重的炮車，他那里推得動？（一手握拳擊桌）我有什麼法子？要不還是我去求黃家二

爸去。他跟軍隊裏的老爺們有交情。吓！（猛憶起）他是昨天下鄉去咧！（華媽媽與靜珠都在那里，拭淚）我——我只有這一個兒子——撈去了當伙夫！三天兩天那里能够回來！（華媽媽哭出聲來了。靜珠忍住哭，用手和表情安慰她底母親）你們哭也是白哭！有甚麼用？（嘴裏雖如此說，自己也禁不住的用袖子去擦眼，眼眶裏剛流出的兩滴老淚）唉！這也是叫做報應！你想！從前打長毛的時候，我們湖南人何等的威風？下江的老百姓誰沒有領教過我們湘軍的厲害？我們三舅舅就是享過這種福的。他家裏的許多珠寶玉器，那一樣是化了錢買來的？華媽媽 趕快想法子救兒子罷！嗚嗚叨叨有甚麼用處？

（華裁縫正說得高興時，被他妻子阻住，正待發作，忽見機器公司的查賬湯文榮帶着販賣員黃金和闖進店門來。華裁縫的怒氣登時被恐怖心壓住了。文榮穿着一身西式的獵服，歪戴着一隻便帽，嘴裏啣着一個煙斗，手裏拿着一根很粗的手杖。深色的臉上長着一些橫肉，從他的眼光裏可以看出他是

一櫛慣於驕橫縱慾的惡少年。黃金和獐頭鼠目，滿臉煙容，儼然是一個舊式衙門裏的差役。湯先生一走進門，眼光就釘在靜珠身上。靜珠覺得不好意思，手裏拿着她母親剛洗淨的衣服，慢慢地走進臥室的門去。黃金和向湯先生一望。兩個人用眼光打了一個心照，華裁縫慢慢地站了起來。）

華裁縫 湯先生半年多沒有到我們這小地方來咧，一向好？

湯 （把手杖在工桌上一碰）好是好！你們一家人都好？（走到縫衣機前面坐下，檢查那架機器）機器快用舊啦！錢怎麼樣啦？（模仿西洋姿勢，坐上工案桌橫頭，把腿盤在桌上，臉向着台口，從衣袋取出一張記賬的硬片來，把耳朵邊上夾着的那支鉛筆取下。在硬片上點了幾下，使勁吸着煙，眼看那賬片，做出司空一世的神氣）四個月！一共是十二塊錢！（向黃）黃金和！（黃登時做出誠惶誠恐的樣子來靠近湯先生身邊屈膝站着聽候命令下。）公司裏給你們這一班東西每月幾十塊錢的薪水，是教你們在本地收賬的！不是教你們在這裏專管賣嗎啡

，賣鴉片的！你看！這一家租戶一欠就是四個月！你們這些東西真不給老子作臉！外國人總怪我們中國人甚麼事情都講麻麻糊糊。你看！這樣的成績！你們的經理還打算在這裡幹下去麼？（黃金和把兩手在袖子裏向下直伸兩次，連稱了兩個『是』）

華裁縫（發顫待命的樣子）湯先生！可憐——我們這裡——自從今年春天打仗起，直到如今，我們這小鋪子裏一點買賣也沒有做到！做手藝的人小本經營，那裏找得到這許多大洋錢來還機器賬？

湯（怒氣勃勃，兩眼如毒蛇作勢噬人的樣子。）你這人怎麼滿口的不講人話！你要知道這是外國人的機器！人家拿出多少資本來做買賣！不是跟你們開頑笑！這機器不是你老子姓湯的東西，聽你說求情說苦的話，就可以少要幾個錢！外國人就不曉得那一套！你用我的機器，我要你底錢！沒有錢，大總統的面子也是不行！你問問他（指黃）張勳那樣厲害的角色！他的兵碰壞了我們公司裏

的機器，還得一五一十的照數賠錢！沒有錢，不管他是督軍，巡閱使，皇帝，大總統，全都不中用！都得去坐牢去！等到還清了外國人的賬再放你出來！

華裁縫嚇得只雙手合十，接二連三的作揖，口喚「湯先生！湯先生！」你今天到底是給錢不給錢呵？你要知道我們公司的厲害！（右拳在華裁縫鼻尖前面半寸多遠轉晃幾下）

華裁縫 湯先生！我的救命皇菩薩！可憐我們——

華媽媽 （早已嚇得做不得聲。到此時看看忍不住，鼓着一縷的勇氣，站起來，帮着丈夫合十央求）湯老爺！老頭兒說話不知道輕重！求你老人家修子修孫的，包涵一點兒罷！都是因為我們的兒子，蓮姪子，到此刻還沒有回來！有人說，是被老總們撈了去做苦工去咧！他老頭子一着急，把話都說錯咧！衝撞了湯太爺！湯老爺大人不記小人之過，包涵一點兒罷！

湯 （掉頭望着華媽媽時，髮髻是從破門帘縫裏，看見裏面那位靜珠在那里一閃

，雷霆之色頓霽，）錢呢小事情！一架機器也只有那麼些錢！不瞞你們說，老子，姓湯的，在省城裏，打一場五十塊的麻將，一輸就是三百五百的拿出去！錢算得了什麼？可是你們兩個人說也不中用吓！

黃（恐怕湯先生要被他夫妻倆看出輕重來，急忙用目光示意，把大姆指一翹，剪斷他底話）嘍！湯總辦那里把你們這十幾塊錢放在他心裏？他老人家手上帶的那隻金鋼鑽戒指還是外國東家送給他的！送到典當裏去當，至少也得當個千把塊錢！

湯（在黃金和肩頭上使勁拍了一下，拍得那骨瘦如柴的黃金和縮下一節去。）
噯！噯！老子還不至於窮到要把戒指都送舅家裏去換錢去！你這是什麼話呀！

黃（嘻皮笑臉的）比方這麼說呢！誰不知道？你老人家自己家裏還開着好幾家當舖呢！難道說你還能夠走到自己開的當舖裏去，去當戒指麼？哈哈哈哈哈！老

板娘子，你說對不對？

湯 好！好！咱們公事公辦，這四個月的錢到底怎麼樣啦？難道真要我替他們還賬嗎？（擠緊一隻眼睛）再說，我憑甚麼要替他們還錢呢？我和他們既非親，又非故，租機器的裁縫鋪，家家都要我來替他們還錢，老子那里有這麼許多冤錢吓？

黃 （頑皮的笑容）我知道！我知道！老板娘子也知道！老板娘子對不對？

湯 （把臉一沉）說正經話！我這一回來是要把這里所有的爛賬一起都要收清的！一個錢也短不得！少收一塊錢，外國人就不答應我！難道說你們真要打碎我底飯碗，要我底好看嗎？（取着火，又狠狠地吸了幾口煙。大家又傻了。不敢作聲。黃金和望着華老媽媽。華老媽媽哭喪着臉，猶如待決的死囚）老黃！他們這一筆賬我交給你啦！我走啦！今晚上他們不給你一個准信，那是不行的！（故意做出一種要吃人的樣子來代替起身炮）

(湯文榮攜着手杖，模仿他底洋主人搖搖擺擺的樣子，洋天洋地的洋了出去。屋裏只留着一對垂頭喪氣的老夫婦和一個『滿腹經綸』的黃販賣員。三個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大家都不言語了半晌。到後來，還是黃金和把將要睡着的那盞煤油燈拈了一拈。)

黃 呵呀！華老板！你也太省儉啦！怎麼連燈裏的油都捨不得買一點兒？

華裁縫 唉！

華媽媽 唔！

黃 燈快要滅啦！(略頓)老板娘子！(挨到她身邊去，端那個小竹凳過去坐下)

華媽媽 呵呀！黃先生！你坐在那一邊去罷。這小檯上坐着怪不舒服的。(忽然憶起的樣子)呵呀！你老人家來了半天，茶都沒有喝一杯！靜姪子！倒一杯茶出來給黃先生喝！

（靜珠眼淚汪汪地走出門來，手裏端着一杯茶，恭恭敬敬地送到黃金和面前，華裁縫睜着眼睛在微光下繼續他底手工）

黃 （坐在凳上，抬起頭來，端詳了靜珠一遍）二姑娘！幾個月不見，你看越發長得漂亮啦！難怪——（急忙改轉話頭）難怪有這麼許多人要想給你們這位小姐做媒呢！（靜珠臉色一沉，露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這小地面上那一個配得住這麼一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呀！姑娘，今年幾歲啦？

華媽媽 （看見靜珠低着頭癩洋洋地倚着她，她就替她回答）十七歲。

黃 吓！十七歲啦！我們鄉下的姑娘，十七歲早就抱了姪子啦！已經有了人家沒有？

（靜珠見工案上那盞煤油燈將要滅熄，急忙走到臥房裏去，取出一個舊蠟台來，取火點着那二寸來長的大蠟燭根兒，送到父親面前，把那盞煤油燈

一口吹滅。）

黃 華老板，你們當真沒有錢買燈油，還是怕我老黃要開口問你們借錢換季，故意說窮話給我老黃聽哪？

華裁縫（強作笑容）噯！黃先生，你不要說笑話咧。地面上的情形還瞞得過你老人家嗎？現在東也鬧兵荒，西也遭土匪，鄉下人種不得禾。田地裏沒有了收成！誰還肯拿出現錢來做新衣服？不用提我們這一行啦！你單看王翰林家裏開的那兩家大綢緞鋪，不是都關了門了嗎？這個年成！唉！我這里去年還請三位客師，再加上我那遠姪子，我們五個人加夜工做，都忙不過來，眼看着今年一天不如一天！夥計一個一個都辭了工去啦！今天我們這三代單傳，頂着四門香煙的遠姪子都被老總們擄去啦！明天做飯的米都打不出主意來！還有錢買煤油嗎？不是說一句不知道輕重的話，我還巴不得北兵趕快打過來呢！來了，他們手裏有的是現大洋錢，說不定還有點軍衣的買賣做做呢！

黃（低聲）聽說北兵是快要來啦！

華媽媽 你快不要提起北兵打過來那句話來吧！打了過來，我們的蓮妹子更沒有命咧！就算不做北兵底炮灰，幫着我們湖南兵措鎗炮，挑糧食，整天整夜冒着風雨在死人堆裏去逃性命！你想，他那樣帶病挨餓的身子禁得住這樣的折磨嗎？

黃 要說到你們這位少掌櫃呀！我倒有個主意在這里，（模枋戲台上諸葛孔明的態度，作了一回勢）但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夠聽我老黃的話？（老夫婦倆和靜珠都很注意的向他望着，大家都想問話。）你聽我說！現成放着一個有大面子，大勢力，大本領的人！你們有眼不識泰山，輕輕地放他過去，沒有理會到他！真是眼前放着一尊活佛不去求，反倒跑到普陀山去朝山進香！真是！

靜珠 黃老伯，你說的是那一個？

黃 （抬起頭來向她一笑，然後站起來，走到方桌這邊的椅子上坐下，從懷裏取出一個烟盒來，抽出一根紙烟，把烟的一頭在桌上敲了一敲，然後慢調斯理的

取火吸了兩口烟，連鼻帶嘴噴出幾縷很濃的烟霧來。他那雙醉醺醺的鼠目跟着那盤繞上昇的烟霧出了一回神。要問這個人吓？又不是你們找不到，見不着的人！他剛才自己送上門來，你們爲什麼不開口求他呢？（大家方始明白。）

華裁縫 你說的不是你們那位湯總辦嗎？

黃 著吓！不找他，還找誰？

華媽媽 那麼，黃先生，就請你去求他老人家做個好事吧！（黃向她冷笑）可憐我們這個姪子是三代單傳，四門香烟，又是很單薄。不會說話的可憐姪子！黃先生，你如果肯替我們求求湯總辦，明天就把他放了出來，我們就是供長生祿位，朝朝叩頭，夜夜禱告，也不能報你這大恩大德呢。

黃 （剛吸完一口滿滿的烟）不行！不行！（大家呆呆地望着他，很失望似的）這件事我沒有這麼大的面子！噯！湯總辦！他是什麼樣的人？他能够聽我這個小夥計的話嗎？真是！你們太把我老黃抬舉得把自己底生肖年月都忘記啦！哈

哈哈！（又眯着眼縫，吸了一口烟，大家都不敢作聲。半晌，還是靜珠救兄情急，忍不住要追問）

靜珠 黃老伯，你老人家去求他尚且不中用，那麼，這里還有誰够得上去求他呢？

黃 （一口烟沒有噴出，要緊說話，引起他一口多年作梗的，險得說不出話來。

接連咳了半天嗽，然後眯着一雙醉眼向靜珠含淚而笑）誰也不中用！只有姑娘你（把大姆指一翹）自己親自出馬去求他，我包管你可以馬到成功！

（父母女三人聽了他這番話已經明白其中的奧妙，各自沉下頭去，半晌沒有一些兒聲息。靜珠猛然抬起頭來，向天若禱若訴。忽然兩目睜大，露出處女的驕氣，眼眶裏幾乎要噴出火焰來。兩頰泛上一陣的紅暈，又漸漸地頭低下頭去，猛然間抬起頭來，作堅決約模樣）

靜珠 黃老伯，你這話是真的嗎？

黃 誰來騙你？呵！這是人命關天的事！菩薩在上面！我眼看着你們這一家要斷絕香烟，纔替你們想出這個主意來！

靜珠 湯先生，他真能救出我底哥哥來嗎？

黃（奸滑態）嗚！你真是小孩子底話！湯總辦，他不要說這一點兒小事啦！到軍營裏，仗着外國人的面子，保個把伙夫出來，都不能够，他還能在南北兩軍交戰的火線上衝過來到這邊來討賬嗎？唉！如今的中國軍隊就只會架起機關炮來對中國人放！說一聲外國人不答應，他們連仗也不敢打呀！湯總辦是外國公司底代表，南北兩軍，不論天大的軍官，他教他們望東，他們就不敢望西！遠話不用說，單就昨天他到了這里，一下轎就問我們經理，「這里的總司令是那一個？」（模仿湯先生的驕傲態度與聲氣）我們經理就告訴了他是姓劉的。他立刻就坐了轎子去拜會這里的劉總司令。昨天是我跟他去的。我親眼看見他吩咐劉總司令說，「我們公司在這城裏有一個經理！」當時就把經理的名片給劉司令

看。劉司令當時就說，「我們這裏的軍隊比不得北方軍隊那樣的野蠻，對於外國商人是竭力保護的！將來一旦把地方政府推倒，外國商人和我們辦交涉，那就要省事得多啦！湯先生，你想，我們如果沒有外國商人暗中接濟我們軍火，我們就不能够在這裏替百姓報仇雪恨啦！」這是我這兩個耳朵親自聽來的話，還有假的不成？（說得他接不上氣來，急忙又吸了兩口烟，把一個烟頭吸到至矣盡矣，然後丟下地去，用腳踏滅）這你還不相信嗎？

靜珠（想了一想）那麼要我怎麼樣去求他呢？

黃長話往短裏說，老板娘子！我老實告訴你罷！要不然，我也不敢拍這一把胸脯，寫這一張包票：就因為湯總辦每回到這裏來，別的公事沒有問，先要把我一把抓到背靜地方，輕輕地問我，你們這位姑娘近來怎麼樣啦？我只要一告訴他，姑娘還沒有出嫁，他就喜歡得連賬都放鬆得多啦！不瞞你說，在這個時代，今年我們這裏的機器賬，欠了五千幾百塊，那裏收得到一個零數？全憑我這

張嘴，給他東支西吾，靠你們這位姑娘的洪福，把他哄得——真是，你要他怎麼樣就怎麼樣啦！不然，你看，永州的經理收不到的賬只有一千多塊錢，津市的經理只差五百多塊錢，都被湯總辦送進衙門，關到監獄裏去啦！按說起來，我這們里的沈經理能够安安穩穩地坐他的太平江山，還多虧你們這位小姐從暗中做他的救命星君呢？

華裁縫 黃先生，這話你爲甚麼不早說呢？

華媽媽 他老人家倒是去年就給我提過咧！我就爲怕你們父女兩個人不肯，所以到如今沒有提起。

靜珠 （微微顫頭）不錯，我也早已覺得這種意思啦。

華媽媽 那麼你的意思怎麼樣呢？

靜珠 我就沒有甚麼意思！我是一個女孩子！傳不得宗！接不得代！只要哥哥能够放出來！爹娘生我一場，養我一場，我爲了報爹娘的恩；就是我再不願嫁的

人，那怕他是豬狗一樣的畜生，我也只得把我這身子賣給他去！但是有一層，他能不能允許我？

黃（很興奮的神氣）是那——層？

靜珠 我嫁了他之後，他能不能允許我進省城裏的學堂裏去補習功課，讓我學一種能夠使我自活的職業？將來他——（感到羞慚）——將來他不要我的時候，我還可以過我自己底日子！如果有力量，還可以接娘去養老送——（哭不成聲）

黃 進學堂！哈哈！真是！你們兩個人天生一對，地配一雙！沒有結婚，先就兩人心心相印！兩個人說出來的話，竟是一塊印板上印下來的！他今天早上還對我說，『老黃！我只怕他的學問不夠吓！將來要她去應酬外國東家底太太，只怕他不會說外國話！』還要甚麼跳舞！甚麼唱曲子！噯！他要你學九流三教，五花八門的大套，我也學不像他的話！總而言之，姑娘，請你放一千一萬個心！我老黃做的媒，在這城裏頭，少說，也有四十來對恩愛夫妻啦！不然，我又

沒有給你們家裏結下甚麼世代的冤仇，有什麼要調是弄非的害你們這位寶貝夜明珠的小姐的終身呢？

華裁縫 姑娘！這是你自己的終身大事！做父母的，只能養你的身，不能養你底心！你心裏到底怎麼樣呢？你要自己好好的打定一個主意吓！一個不合適，等到將來，生米煮成了熟飯。做父母的，眼看着你們有好有歹，也顧不得啦！

（摘去眼鏡，用衣袖拭淚）

靜珠 （走到父親面前，慢慢地跪下）爹爹！你老人家不要再說這傷心的話罷！誰願意嫁這樣一個人呢？但是——一個女孩子——不拿他送出來換錢，沒有多大的好處！如今有這麼一個好機會能夠教我去救哥哥，報父母這一番守窮耐苦不賣女兒的恩典！

華裁縫 （一把把她拖起一半）我的孝順女兒——（顫聲）——你起——起來罷！
（靜珠掩面而起，哭聲極悲。）

華媽媽（站起身來，雙手作合抱勢）妹子！我捨不得你！我捨不得你！

靜珠（一步步地走到母親的懷抱裏，哭訴）難道我捨得娘嗎？救哥哥要緊！

女兒是不能頂香烟的！

黃金和（站起來）不但是救你底哥哥，而且還能够救你父母的命！如今這個世界，南征北討，知道要打到那一天纔完！將來這城裏說不定還要換多少人的主人呢？你們記得有袁世凱做皇帝的那一年嗎？一回兒北方來了，南兵就帶槍帶砲的逃出城去！我們這里家家戶戶都要掛旗出去，寫的甚麼『歡迎國軍！』一回兒北兵敗了，南兵又進城來，那就連女人都搶去啦！這里遭搶的人家又得把眼淚鼻涕在肚子裏吞下去，把『歡迎民軍』的白旗又高高地掛出去！把『歡迎國軍』的白旗偷偷的藏起來。預備下次再用！將來這一套把戲還不知道要玩多少回呢！你這里是外國公司總辦老爺的丈人老子開的鋪子，把公司的外國旗一掛掛在門前，又有本城的經理奉命來保護你！噫！到那時候有錢的主顧，看見你

門口掛的是外國旗，把金銀珠寶都交給你，請你保全他的生命財產！這一出——進，包管你要發一票大洋財呢！到那時候，我教給你一個祕訣罷！

城裏只要放一聲鎗，只要有一家人遭搶，你們就趁早把自己家裏的破桌子，爛板凳，打他一個亂七八糟，再派人去報告經理，要求他在報告總公司，那張賠償損失總單子上帶上你這一賠償費！那個數目可就要憑你底良心，自己去胡造啦！說五千也好，一萬也好！要多少就賠多少！好得是外國人問官要，官到百姓身上去刮，誰也不願意認真來查你這筆損失是真是假！所以平民百姓惟恐敗兵搶，外國商家惟恐敗兵不肯搶！一搶就發財啦！哈哈哈哈哈！

（忽然送來一陣遠遠的鎗炮聲。大家側耳而聽，一回兒鎗聲漸漸地逼近。劈劈拍拍的接連着來了。華裁縫癩着腿與黃金和二人一同走到店門前，開門一看！嚇得每人倒抽了一口氣，兩人嘴裏同時說出『好的火吓！』於是乎倒退進來，急忙把店門掩上。黃金和幫着華裁縫把桌子板凳搬過去頂住那

店門。鈴聲更近。華媽媽跪在地下，合十唸種種的佛號。靜珠兩腿無力，戰慄着避進房去。）

黃 呵呀！說搶就搶！牙齒風真毒！我家裏還不知道怎麼樣呢？

靜珠急急忙忙地由房裏奔出來，嘴裏說「還不趕快把燈吹滅啦？」撲一聲把蠟燭吹滅。全屋盡在黑暗中。窗外火光熊熊，人聲鼎沸。華媽媽嘴裏的佛號唸得更高更慘。）

華裁縫 呵呀！我底兒子！他這個時候還不知道在那里呢？

黃 唉！可惜搶得太早啦！來不及啦！阿彌陀佛！

（有人在外而打門。）

華裁縫 是那一個？

黃 （用氣音說）呵呀！這不是好主顧！趕快不要開口！

（外面用鎗把撞門的聲音）

外面一個兵的口音·狗婆養的！快開門！快開門！北兵快要打進城來啦！老子要借幾個錢盤費！快開門！

（裏面一聲兒不言語·外面用鎗把連撞了幾下，就沒有聲息了·於是乎華媽媽嘴裏的佛號猶如剛到的潮水一般，一聲比一聲高起來。）

黃 老太太！請你輕一點兒唸罷！鎗子可是能够打通牆壁的！外面知道我們裏面有人，鎗子可就要進來咧！

華裁縫 打門的是南兵，不是北兵！

黃 今晚上北兵一定要進城啦！湯先生早說過啦！所以他們要趁早借盤費！

華裁縫 明天北兵打進城來，還不知道怎麼樣呢？

黃 還不是照樣的搶嗎？就有一樣，北方尤其特別，除了搶劫放火之外，還要挨門挨戶進來找花姑娘，女人倒煤就是啦！（向華媽媽）我看，還是教姑娘穿了她哥哥的衣衫，到甚麼地方去躲一躲罷！

華媽媽 到這個時候還躲到那里去呢？（向靜珠）姑娘！你聽見沒有？你爹教你穿你哥哥底衣衫，裝像一個男人？

（看見外面火光更大）阿呀！不得了呵！

華裁縫 唉！菩薩！我們湖南人，這個報應要受到甚麼時候爲止呵！

華媽媽 阿彌陀佛！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門外的聲音已寂，所以屋內各人的聲音又漸漸地高起來。忽然遠遠地

一陣大炮聲起。）

華裁縫 這一陣開花炮彈裏不知要死多少人呢！菩薩！

（華媽媽又高聲唸佛號，與外面的鎗聲相應。台幕下。）

第二幕

景——與第一幕相同，仍在華裁縫鋪房內。但是後方板壁右端的小門已被打通，而原來的店門已用兩條四腿向天的板凳緊緊把門堵住。工案桌已略

向左方移動。桌面上放着一盞很大的保險燈，（大約是搶來的。）燈光很亮。燈下有殘餘的酒肴，亂七八糟放着十幾個酒杯和飯碗。顯見得剛纔已有十多個昨晚攻進城來的北兵在這里吃過酒飯。）

（華老媽媽，手拿着掃帚，低着頭，彎着腰，在工案桌的左方掃除吃剩的肉骨，偷偷地擦眶外的眼淚。板壁後面是另一鋪戶，送過一片戰勝軍人豁拳的聲音來。華老媽媽躡手躡足的走到右方門邊窺探板壁那邊的情形，忽然掉轉身軀，把工案桌上吃剩的大半碗飯藏在衣襟下而打算拿去給藏在房裏牀底下的女兒去吃。她三脚兩步跑到臥房門前，然後又掉轉臉來，看看右方門外有沒有什麼動靜，便向房門內說了一聲『我來啦！』戰戰兢兢地倒退進臥房去。板壁那里又來了兩起豁拳聲。鋪房裏半晌不見有一個人。）

（忽然門外溜進一個歪戴着軍帽，軍衣領襟翻轉，紫紅色胸部敞開的軍人，輕輕地向左門走來。華老媽媽由臥房裏剛走出來，不免露出一點驚惶的

顏色。好在這位步兵目自己也正在賊膽心虛的時候，並沒有理會到華老媽媽底驚惶態度。）

華媽媽（強作笑容）田老爺！你老人家——

田（指右邊的門）你站到那邊去！外邊有人要過來，你就喊我一聲！

華媽媽（非常疑懼）你老人家要做什麼？裏面——

田（拔出腰間一把纏着紅綢的刺刀來）你別多說話！（惡狠狠地）不服從我的命令，我就給你一刀！

華媽媽（急忙服從着走過去）是——是啦！田老爺！（走到右門口，臉仍是向着

田）田老爺——！

田（怒目）望着外面！

（華老媽媽急向內外望着。田走進臥房去。華掉轉臉來，見他已進臥房去，着急的了不得，兩手合十，兩日向天口中喃喃誦佛號，外面駭拳聲又

起一回兒田攜雨衣包出，放在方桌上，一黑，一黃，在燈下辨認清楚，然後

伸手進黃色衣包去掏出一個小盒兒來，塞進黑色衣包去。

田（向華）沒人過來嗎？

華（已放下心）沒有，沒有。

（田提雨衣包進臥房去。華媽媽十二分感激似的合十向天默謝，然後仍

向門外守望）

華（忽然掉過臉來）田老爺！來咧！

（田急忙出來，故作從容態，一手搖晃着，指着華老媽，要她走開。那知道華老媽年老眼花，沒有看見他的手勢，一個很肥胖的步兵，張忠友，已走進門來，看見田得勝臉上流露着一種極不自在的樣子很是疑惑。幸虧他已經半醉，脚步不穩，身子東晃西歪，見到工案前，左手撐在桌上，支住自己底肥胖身軀，掉過臉去，看看華老媽，然後瞇眼笑向着田得勝）

張 你幹嗎？這麼大歲數的考婆兒你還不放心，要看着她嗎？（又晃到華媽媽身邊，一把抓住她那瘦弱的手腕，嘻皮笑臉的問她）老奶奶！他沒有調戲你嗎？

（田坐在方桌那邊的椅上。）

華 （慌張）阿呀！阿彌陀佛！菩薩！我今年五十多歲啦！

張 哈哈哈哈哈！（一把拉了華老媽過來）歲數大？那怕甚麼！還不是一樣的？的告訴你說，信陽州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還讓我們給毀了呢！奶奶！哈哈哈哈哈！是女人就得啦！當兵的還管什麼歲數不歲數的！（一撒手，晃到工桌右端的板檯上倒身坐下。）嘿！真痛快！外邊兒的那兩個花姑娘真不錯！陪刮刮呀！（要吐了。連頭帶左肩帶左臂一齊倒在工案上，呼呼地睡着了。）

（華老媽此時已躲進臥房裏去。田得勝站在伸腰向天深深地吐了一口酒氣。板壁那邊人聲喧嚷，接着就是『老二！來！來！裏邊兒坐』的一片聲。門外走進一個形狀狼狽的逃兵來。他背上扛着一杆帶刺刀的槍，一個很大藍色

衣包，和軍用的被包，已經被雨水打得透濕。胸口掖着一隻丟了盒子的盒子炮。頭上戴着一頂不合適的小面舊的軍帽。臉上一大片殘血跡。手上黑得像個煤鋪裏的夥計一般。兩腿上面的泥污，一直蓋到膝上。

老二（掉轉臉去，向門外的一幫人）瞧！你瞧！你們有這麼許多花姑娘！分一個給我！（外面好些人同聲道『好。』華老媽媽急忙走出臥房來。老二對她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走到方桌邊，把那大衣包和被包放在方桌這邊的一張椅子上面。）

田（一手拍他的肩頭）老二！你怎麼回來的？

老二 還不是開小差回來的。（註：營伍中人稱逃亡爲『開小差。』）

田（看見他臉上的血斑）臉上怎麼啦？掛了彩啦！（軍中諱言受傷，稱爲『掛彩』）

老二 沒掛彩！剛才黑夜裏摔了一個大筋斗，撲在一個死人身上，搥了一臉的血

「你還沒聽見！南門外的死人纔叫多呢！（低頭看見自己軍衣上盡是一班班的血跡）你瞧！你瞧！」

（華媽媽端了幾碗涼菜回進房裏去。一個黃鬍子的工兵，人人尊稱他爲「老大哥」的，與一位穿便衣的吳司書一同走進門來。）

老二 老大哥！

老大哥 老二！你好吓！（驚訝色）退却啦？

老二 不是的，我一個人開小差回來的！我們打咋晚起，跟着敵人一直追了五十多里路，天就下開了大雨啦！忽然敵人掉轉臉來，放了一陣槍！我們這邊的砲兵營趕快開大砲！機關槍嘩嘩地放了一大陣！那兒還有甚麼敵人的影兒？這不好了嗎？我們又追！追！追！誰知道敵人繞過彎兒去抄我們的後路啦！大砲，機關砲放了一大陣，沒有打死一個敵人，反把民房毀了一個乾淨：王營長就趕着發命令，叫後隊改作前隊往後倒退。你沒瞧見那雨吓！好！退了他媽四

五里地，劈劈拍拍四面八方都飛過子彈兒來啦！一顆子彈『刷的一聲在我肩兒飛過！你瞧！（指衣肩）這不是擦了一塊麼？』

老大哥 一共傷了多少人？

老二 別忙！聽我說！等到四面來了槍子兒，我們纔知道敵人把我們包圍起來啦！那時候那個亂勁兒你們沒瞧見呵！黑夜裏自己人你擠我，我推你！讓刺刀刺死的也有！踏死的也有！你想！那時候兒，雨是那麼大，眼睛都睜不開！管他是自己人？誰是蠻子？反正逢人便刺，碰到就打！這一回！老大哥！可毀了我啦！我把刺刀對着前面仆過來的一個黑影兒攔腰這一下子！（兩手作勢）只聽見『阿呀』一聲！（一頓）倒下來啦！我說『他媽的是誰呀？』他在地上打着哼兒說道，『是我！』這一下子可把我嚇壞啦！老大哥！你猜是誰？

老大哥 是曹金鏢？對不對？

吳司書 不對！我猜准是劉大麻子，他底磕頭兄弟！

老二（搖頭）你們都沒猜着。

田（高聲）我猜一定是王小禿兒！

老二 不對！不對！越猜越遠啦！唉！你們猜不着囉！

（三人同問）『是誰』老二把胸口的盒子砲望工案上一扔，砸破了一個碗，把倚在桌上睡着的張思忠嚇醒，直跳起來，拔出刺刀來嚷道『殺！殺他奶奶的！』三人此時都站在左前方，同時掉過頭來看他那模樣，忍不住要笑）

張（搓眼皮，睜開醉眼一看）是誰呀？

老二 老張你不認識我嗎？

張（驚詫）是老二吓！（向屋中週圍一看）幹啥回來嘞？退却啦？

老大哥（搖手止住他）別打岔！聽他講！老二快往下講！你拿刺刀扎壞的是誰呀？

老二 光是扎壞了倒就好啦！（絕望色）死啦？

田 死的是誰呀？

張（走過來）誰扎死啦？

老大哥（向張搖手）你別嚷！

吳司書 你說！扎死的究竟是誰？

老二（眉頭一皺，幾乎要哭出來，因為怕人笑他作兒女態，只得忍）是我同胞的大哥！是我親手把他扎死的！你們諸位想！我們一家就只有我們三口子！（屈指計數）我娘！我的大哥！我！昨晚我親手把我同胞的兄長一刀扎死！回家去教我怎麼去見我的老娘？（實在忍不住了，只得擦淚。張胖子也陪他一把眼淚。其餘二人悲傷搖頭）我——我——（哭出聲來了）——我不能够在家裏侍養老母親，已經够不孝的了！如今再把我同胞的哥哥親手用刀殺死！我還有甚麼臉面站在世上稱漢子嗎？唉！（低下頭去時，右拳助右腳底勢在地板上一頓）我說當兵簡直不是人幹的事！（抬頭向三人一拱手）衆位老大哥，你們可別

多心！

張（掉轉臉走向右方去。原來醉魔此時已經嚇跑了。）誰說不是呢？當他奶奶個兵！上了火線，各個兒顧自己底命都來不及，管他奶奶的甚麼親伯親叔。甚麼同胞的兄弟！放出槍去，還能知道誰打死了誰？

老大哥 如今你大哥底屍首在那里呢？

老二 噢！老大哥你真是！黑夜裏，頭上淋着滿臉的雨！身上透溼！皮靴踏在泥裏，別想拔出來！東一聲劈西一聲抓！我只叫了一聲『哥哥。』他也喊了一聲『老二！扎我一刀的是你嗎？』一句話還沒說完，他就阿呀一聲，跟着就斷了氣啦！我一看週圍一個人影兒也沒有啦。背了一個被包再不能扛我哥哥的屍首。到如今我老大臨死時那種淒慘的聲音還在我耳朵裏作怪！敢情是他冤魂沒散呢！唉！可憐我，爲了自己要騙一口糧吃，混他媽的幾塊錢餉，把自己的親胞兒都給毀啦！他們當官兒的，將來督軍！巡閱使！文虎章！獅頭兒刀！關着呢

我呢？

張（在右方）你甚麼？你就當他奶奶一輩子的窮兵！

（啞場片刻。大家悶悶地如同在追悼會場裏）

老二 噯！別的都是小事！回家去，叫我怎麼去見我那六十多歲的老母親？我那

哥哥就是她底命！（接連着咬牙搖頭）

又啞場。華老媽捧着一盆洗臉水來，就給老二！老二嚇了一跳，到退幾

步。）

老二 阿呀！我還道是我底老母親跑來了呢！

張 哈哈！她若不是個蠻子，你就乾脆叫她一聲娘罷！

華老媽 阿呀！老爺，不要這樣說，折死我老婆子囉。

老二（坐在老張剛坐的那條板凳上，用華老媽打來的水洗臉。老大哥高坐在工

桌裏邊的一條板凳上。吳坐在他底右邊。張坐在工桌右端的凳上。田坐在左端

的發上。華老媽進房去。）張二哥！你快別提蠻子這句話啦！誰是蠻子呀？北方人管着南方人稱蠻子！關外人背着咱們說咱們是蠻子！誰是真蠻子呀？同是中華民國的同胞，誰配稱誰做蠻子！

張（大笑）哈哈！老二！你越來越文明啦！

華媽媽送四碗茶出來，每人接過一碗。四個人這時候對於華老媽好像很注意似的，華老媽已覺得，侷促不安起來了。）

老二 老媽媽，今年多大歲數啦？

華 五十二啦。

老二 好福氣！

華 唉！

老二 家裏還有什麼人？

華 還有一個老頭子。一個二十五歲的姪子，昨天給南兵擄去當伙夫去啦！

老二 還有呢？

華（因為沒有說謊的習慣，所以吞吞吐吐地）沒——沒有啦！

（外面一陣笑聲）

老大哥 他們在外面幹麼啦？

張（走到門口向外一看）扣實哪！

田 我來一個！

（田走出門去。華媽媽端了洗臉盆進臥房去）

老二（回頭看桌上的酒肴）還有飯沒有？

老大哥（高聲）老媽媽！還有酒飯給我們這位兄弟吃嗎？

（華媽媽答應一聲，端出熱騰騰的酒菜來，放在工桌上，替老二斟好了

一杯酒）

老大哥 我也來陪你一杯。

老二（搬到工桌左端去坐）老媽媽，你吃了飯沒有？

華 老爺們還沒吃完，我怎麼敢先吃呢？

老二（替老大哥斟了一大碗酒）不錯，你剛纔不是告誡我有一個老頭子嗎？你那老頭子呢？

華（拭淚）司令部裏去啦！

老二（向老大哥）怎麼會進司令部去的呢？

老大哥 據她說昨天我們大兵進城的時候，有兩個南兵藏在她這屋裏，不知道是誰去報告了司令，今天早晨把她丈夫抓了去。吳師爺已經托人到旅部裏去運動。如果沒有甚麼大罪名，大概總可以想法子的。

老二 吳師爺，你瞧她這可憐樣兒，就救了她丈夫罷。

吳司書 好罷。我去瞧去。

（他獨自一個走出右門去了。）

老大哥 老媽媽，你到屋裏去坐坐罷。一回兒你丈夫也許放出來啦。

華老媽（跪倒在地）老爺們，若是我丈夫能够救出來，就請老爺們把姓名留下來，讓我們一家人天天在老爺們的長生祿位面前朝朝點香，夜夜磕頭，求菩薩保佑老爺們長生不老。（說到感激時幾乎哭出聲來。）

張（把手一揚）得啦。你進去罷，沒有你底事啦。咱哥兒們還要喝幾杯酒呢。

（華老媽爬起身來，很滿意地走進屋去。這里三個人繼續拚拳喝酒。）

老大哥（放下酒鍾）老二，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呢？

老二 我什麼都願意幹，就不願意當兵。

老大哥（又飲了一口）唉！這個年頭兒。當兵呢，實在是沒有意思，就拿我來打比罷。你想，自從小站練兵到如今，有多少年啦？現在的那些北洋老前輩，有幾個不是同我一樣出身的？他們運氣好，就是督軍巡閱使！我呢當他媽的一輩子的工兵！這年頭兒當兵是真沒有意思！

張 有陰意思啦！打死白狼明明是俺二哥的功！誰知道他奶奶的功勞給別人得咧！俺二哥倒差一點兒送了命！還犯了王法咧！

老二 所以，我只想找到一點盤費就回家種莊稼伺候老娘去。盡一點兒孝道，老天爺也許可憐我饒了我親手殺哥哥的罪！

張 唉！今天白天可惜你沒在這里！嘩啦嘩啦的多熱鬧呀！燒的房子！殺的人多咧！比信陽州還熱鬧！

老二（漸露醉意）張大哥，你今天找着了幾個好的沒有？張 好的啥？

老二 好的花姑娘。

張 噯！老二，你怎麼又忘記啦？老大哥跟俺倆是不愛這套『吊吊兒』的。

老大哥 不錯！老張；你快把你今天得的一件寶貝給老二瞧瞧！

張 好我去取去！

（他走進華媽媽底臥房去取出那個黃色衣包來。放在方桌子上，慢慢地用

來 狠 去 虎

手和牙齒解開那緊緊的結)

老二 到底是什麼寶貝？

老大哥 噯！好着呢！一尊漢玉的老壽星！爲了這寶貝傷了男男女女七條命！

張 噯！老大哥你別說破呀！（說着話，衣包已打開，只見裏面都是些綢衣服。

翻來倒去，那里還有那件寶貝的影兒？）奶奶！上那里去啦！吓？（忖度半晌

）這不是出了鬼麼？（座上的二人也替他着急）老婆兒！快給我滾出來！好大膽的賊！

（華老媽用衣角擦着手走出門來，很驚惶。）

張 我說，你瞧見咱衣包裏的寶貝沒有？

華 我——我沒有看見！老——老爺！

張（戟指向華）你偷了俺底寶貝，俺要你的命！

華 老——老爺們今天沒有殺我老婆子，我已經是感激到說不出口啦那里還敢偷

老爺們的寶貝一個人總有一點兒天良吓！

老大哥 不錯，老弟，她倒不像是個會偷東西的人，

張（搖頭）不對！她沒偷，幹啥要那樣着急？

華（愈露驚惶色）老——老總！我——我——我真不敢偷老爺們底東西！

張 那俺就得搜！

（華遮攔臥房門，張益發疑惑。田正在此時走進門來。）

老大哥（向田）他們呢？

田（一笑）他們都去找花姑娘去啦？

老大哥 老張底一尊玉佛給丟啦！你道怪不怪？

田（一怔）是真的嗎？

華 田老總你老人家——

田（向華瞪目）什麼事？

華 田老總！你救救我們吧！

（除田；華二人心裏明白外，大家都莫名其妙）

田（威嚇華）你讓他搜去得啦！你配管我們底事嗎？

（張把華老媽一把抓住，向右首一推。華老媽倒在地上，喘着氣，爬不起來。張闖進房去。田站着躊躇，不知所措，張在臥房裏高喊：「有賊！」三位軍人各拔一把刺刀來，華老媽拚命爬起被田按倒在地，張兩手按住眼睛，逃出房來。）

張（一手指臥房內）牀鋪底下有賊！趕快！我吃了一把石灰！眼睛睜不開啦！

（老大哥急忙從衣袋裏掏出支手槍來，站到板凳上去。老二也跟着站起來，張啞啞地伏在桌邊呼痛。）

田 讓我先把這一個漢奸宰啦！（提起刺刀來要刺下去。）

（靜姑穿着男學生的黑布制服，跳出臥房來，一手搶住田得勝底刺刀，略

一掙持，鮮血即從腕間流下來。）

靜姑 請你們先把我殺了！（雖然竭力學男聲，但仍遮不住處女底嬌脆尖銳的聲
音，）

老大哥 跳下板凳走到她面前，槍尖靠着她底臉）你是什麼人？快說！老田你別
動手問明白了再治他！

張（此時雙目漸能睜開，使勁躲脚。）你們趕快把他們宰啦！我那寶貝一定就是
這賊偷的！

華老媽（忍不住了）不是我們偷的！是你們自己人偷的！老大哥快說！是他偷的
？

華（指田）就是他偷的！

田 你敢！（刺刀又欲下，被老二一把抱住。）

華媽媽（帶哭聲）老總！你自己憑良心說，是不是你偷的？

老大哥（握槍的手放下）你站起來說罷。

華媽媽（由靜珠扶起，坐在方桌那邊的椅上）張老總！你不信就把田老總那衣包取出來，一看就明白啦！

張 好！拿出來驗！

田 誰的東西不是殺人放火搶來的？（向張）誰愛了就是誰的！有甚麼驗不驗的？誰還配驗誰底東西！（掉轉頭來咬牙向華老媽）我要你底命！（還沒動步，早被老一一把抱着）是好朋好友的，今天可別來惹我！老二！你們撒手！

老二（走到他前面來，左手一把捏住田得勝底右腕）是好朋好友的，今天就不許行霸道！誰行霸道，就是我老二底仇人！有理就有理！沒理也得撐住氣！誰他媽的不講理，我就要他底命！

田（掉轉臉來與老二四目相闔半晌）老二！你怎麼也給我幹起來啦？值得嗎？

老二 老爺生來愛打抱不平！

田 你配！你是什麼東西！你是個逃兵！你配打抱不平！

（田得勝想從老二手裏翻過他那握着刀的右腕來，被老二伸過右手來，打了一個巴掌，老大哥見老二已佔到便宜，急忙過來，站在兩手之間，用兩臂與肘把二人格開，田得勝舉起刀子來正想向老二刺去，被老大哥左手一把奪住手腕，右手奪去刺刀，老張走進臥房去，取出田得勝搶來的黑色衣包，向桌上一擲）

張 田大哥！請你自己打開來瞧瞧罷！

老大哥（撒手）好！請田大哥打開衣包來大家看一看！

田 你們都認定是我偷他的東西啦？

老大哥 話不是那麼說的，誰敢指定你是偷張大哥底東西？不過表明心跡罷啦！

田 誰都是搶來的，連這兩個衣包都是搶來的，今天的東西到誰手裏就是誰的！誰配搜誰的東西？

來 狼 去 虎

張（怒極，提了兩個衣包向右門走去，走到門口站住）好！在誰的手裏就是誰的東西！這兩個衣包都在俺手裏就是俺的！誰他奶奶的瞎了眼敢來撞俺的！

（張轉身出門，田追出門去，老大坐在凳上，老二兩臂在胸口交叉着，

默默地端詳着靜姑。）

老二（向靜姑）你爲甚麼要藏在牀底下？

靜姑（神聖不可侵犯的處女的威嚴色）因爲怕野蠻的兵！

老二 兵都是野蠻的嗎？

靜姑（佯笑）差不多！

老二（佯威嚇）好大的膽子！

靜姑 拚着這條命不要了！還怕甚麼？

華媽媽 多虧這位老爺救了我的命！

靜姑（向老二磕頭）多謝你，救了我的母親，

(老二伸手去扶她，她讓開，不要他扶，自行站起，)

老大哥 依我看，乾脆給你們——

(語沒說完，吳司書氣吁吁的跑進門來，)

吳 你們還沒知道嗎？(大家突吃一驚)

老大哥 甚麼事？

吳 我到司令部去，司令部裏連一個咱們的人都沒有啦！

老大哥 退却啦！

吳 差不多吧！你聽！

(外面有槍聲，老大哥與老二急忙脫下軍衣，吳司書把板壁右邊的門用

板凳堵住，)

老大哥 (向華老媽) 你們有長衣服沒有？

華 有！有！(跑進房去，一回兒取出兩件破舊的長衣來，老大與老二披上長衣

來 狼 去 虎

老大哥 咱們幹快開門走罷！別連累了人家！

老二 我那被包也不能帶啦！

（從剛纔帶進屋來的那個藍色衣包裏掏出一雙數兩重的舊式金手鐲來交給華老媽）這個給你留着罷！就算這兩件大褂兒的錢罷！（背上那藍色大包

）吳師爺，趕快開門走罷！

吳 （喪魂失魄態）準逃得出城去嗎？

老大哥 不逃還等死不成（外面又有槍聲）

吳 你聽！南兵準是進了城啦！咱們口音不對，怎麼逃得出去？

老二 依你怎麼樣呢？

吳 依我就在這兒躲一回兒！

老大哥 （搖頭）不行！老二咱們還是走罷！

（老大哥顛頭，老二把拉着吳司書，開門出去，華老媽與靜姑倒有點兒替他們耽心的樣子，老二臨出門時還掉轉臉來向她母女倆望了一眼，露出戀戀不捨的樣子。華老媽見他們出門之後，急忙關上門，外面一陣『殺！殺！殺！』接着就聽見四五響槍聲，華老媽急忙把軍衣圍起，與老二遺下的一杆槍一拼送進臥房去，靜姑把學生帽子一除，一團青絲髮滾落下來，）

靜姑 媽吓！南兵進城來，我不要緊了吧？

（外面人聲洶湧，有人說，『是這一家！是這一家！』接着就是槍把撞店

門的聲音。）

一人高聲 快開門！不開，就放火燒死你們！

靜姑 真是南兵進城來啦！娘！你去開門罷！

華 開得嗎？

靜姑 不開怎麼樣呢？

（外面鑼聲與槍把掃門聲又起。）

華 來啦！來啦！就開啦！

（華老媽使勁拔起兩條板凳。門開處，一個護兵在前，一個軍官在後，雙雙舉起手槍，跨進門來，後面四個棒着槍的兵士，兩個高舉官銜大燈籠的兵士一齊擁進門來。門外站着許多看熱鬧的人指着裏面七嘴八舌的囉嘈一陣提燈的兵吆喝一聲，門外的人聲方息。）

軍官（向母女倆一打量）你們家裏的男人呢？

（兵士們吆喝『跪下來！』母女二人向那軍官跪下。）

華（嗚咽着說）我底丈夫——北兵抓了去啦！就剩下我同我這一個女兒——求

——求老爺開恩罷！

軍官 北兵早已退出城去！怎麼你家裏剛纔還放了三個北兵出去？（向兵士們）你們給我搜！如果再有北兵藏在你家裏，我要你們底命！

(四個兵士一搜就搜進臥房去了。)

軍官 (坐在方桌這邊的椅上) 你們家裏有多少賊賊？快說！(把槍尖向着華老媽)
不說就打死你！(指揮兩個提燈的兵士) 把門關上！

(兩兵關門。四兵由臥房裏取出兩套軍衣與一杆步槍來。一個兵士手裏拿着那對金鐲交給軍官。軍官接金鐲在手裏，看了一看，揣進衣袋去。)

軍官 你們窩藏賊兵有憑有據！還打算抵賴嗎？帶了走！

(軍官起身要走，四兵士打算用繩索捆縛母女二人。軍官向他們搖頭止住他們。提燈的兵開了門。機器公司的販賣員黃金和神氣活現的拿着一個大信封走進門來。軍官走到門口，接了那信，拆開一看。)

軍官 (向黃) 你就是外國公司的代表嗎？

黃 不是的！我是代表的代表！

軍官 (向屋中週圍一看) 嚟！原來這是一家裁縫鋪！他們既然是你們公司的租戶，

有你們公司擔保，那就算啦！

（軍官與兵士帶了搜出的物件與軍裝一同走出門去。黃金和把門關上。）

黃（笑嘻嘻）老板娘，你看湯總辦的勢力大不大？（華老媽眼光對她女兒望着

靜姑 湯先生勢力大，與我們有甚麼相干？

黃（詔笑）湯先生還不是爲了你姑娘？要不然，就是化一萬八千塊大洋錢也買不

來他這一封信！

靜姑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黃（又笑）我那里配有甚麼主意呢？湯先生的意思打算請姑娘今晚就進公司去住

！怕的是今晚還有土匪要搶！因爲——南軍底安民告示雖然已經出來，但是，

保護的兵力只怕還不足呢！

靜姑 媽，你看怎麼樣？

黃 哈！哈！哈！我真糊塗啦！跑了來，還沒有給你們報喜信哩！

華 甚麼喜信？

黃 你們老掌櫃的早已保了出來，住在公司裏啦！

（母女二人登時露出喜容）

靜姑 是真的麼？

黃 嚶！這樣性命攸關的大事，我還能誣你們嗎？姑娘過去之後還可以叫湯總辦

出一點力把你們少掌櫃都去找回來呢！

華 女兒！（嗚咽聲）你就去——去了罷！

靜 那我自然是不能不去的！

黃 姑娘！我已經預備了一頂簇新的大轎在門外等着呢！

華 （向靜姑）姑娘你說去了不要緊吧？我們是清白的人家！

靜 （哭聲）到這時候還有甚麼可說的呢？比如我今天被北兵擄了去，還不是一樣

的？還不是一樣的？勉強的事，違心的事，和北兵換了去，痛苦是一樣的！誰叫我做女兒的？媽！我去啦？

華 就這樣子不換換衣衫走嗎？

靜 唉！這樣勉強強地去和死有甚麼分別？還換甚麼衣服？

黃 不要換啦！湯總辦有的是大洋錢，還怕沒有好衣衫穿嗎？（走去開了門，向外面吆喝）轎夫！走啦！

靜姑（走到門口）媽！女兒去啦。！

（母女哭別時，幕正落下）

（全劇完）

死

刑 (獨幕劇)

俱工

人物 犯人，審判長，監察官，行刑人，警察，和觀衆，內有學生，教員，紳士
及各色大小男女等若干人。

地點 丁國一個都會。

時期 一九二四年，冬天。

佈景 一個行刑的場所，中央安置着一個新發明的絞刑機器。

紳士 對他的妻和孩子。其時孩子正吵嚷着，不願意站在那兒。就在這里站着。

這個地方最適宜，我包管可以看得很清楚！德哥兒，你不要鬧，靜靜地等着不久就該有新鮮的玩藝看。

紳士妻 我的寶寶一向是聽爸爸的話的。

孩子 我怕，我不站在這裏。

紳士 你不站在這裏，你便要沒有新鮮的玩意看，你將要永遠失掉你的機會……

好孩子，你看那機器多麼奇怪！

孩子 我就是怕那個……

紳士妻 不要做聲，你看那邊，他們在那裏說什麼！他們說犯人就來了呢！

站在機器附近的幾個男女在那里唧唧噥噥談話。

紳士 對，孩子，你馬上就會看見那犯人，那逆徒！

孩子 他們要把他治死的。我怕，我不要看。

學生甲 你說該不該處死刑？

學生乙 不該也只得該了。因為是謀害天皇的緣故。

學生甲 但他同我們在小學時，實在不像一個過激的人。爲什麼竟作出這樣過激的事？竟至謀害天皇呢！

紳士 孩子，你聽見罷！那犯人謀害天皇呢！

學生乙 人的思想，有些是出於尋常以外的。當日我看見他那種沉靜寂寞的非常的態度，很使我驚訝；因爲他那種態度並沒有用在功課上面。

學生甲 他的圖畫還畫得好。

學生乙 只是圖畫好罷了。

學生甲 我今日來看他，我很難過！雖則他是犯人。

學生乙 我也同你一樣，然而除了當作犯人看待而外，我們還能夠爲他盡力嗎！

到這地步，死神已降臨在他的頭上，我們還能夠爲他挽回得轉嗎？我聽說有許多著名的辯護士都不敢爲他辯護。實在是，沒有一人敢……

學生甲 當日隧道雖然炸毀了，但天皇御車並未有一點損傷。

學生乙 然而他總是謀害天皇，只要他有了這種舉動，雖然沒有損傷，也只得該死，難道你還敢幫他辯護嗎？

學生甲 真是的！

教員二人上，學生慢慢地走入人叢中。

教員一 這種逆犯的養成，原只怪所受的教育不好。

教員二 家庭教育呢？還是學校教育呢？

教員一 都是。教育不好應該由教育者負責，我看除嚴格的處治犯人而外，還應該重懲教員，你說對不對呢？

教員二 對，十分地對。但是如果我們的學生中有了這樣一個人，那就不好辦了。

教員一 我們的學生中一定不至有這種人的。

教員二 我希望他沒有……

青年男女各一上。

青年男 我看這種行刑的方法還是第一次。

青年女 我也是。聽說這種新式機器是剛從外國買回來的。只要二十分鐘就要絕氣，真快。

青年男 所以我們學法律的人，應該求參觀這個死刑的執行。這機會千萬不可失掉。

青年女 轉眼四望看見那小孩前面有空地，我們站在那邊看最好；等下人多了，怕要站不了。走到小孩前面站定。

紳士妻 請二位不要遮擋着我的小孩。

孩子 媽媽，我不要看他，我怕看他。

青年男女稍讓過去一點。

紳士 唉！你不看嗎？你現在怕看他嗎？孩子，你將來要後悔的。你要知道，這個犯人，我們就要看見的，他所以有今日的，就是他在小時同你一樣，不肯看犯人，不肯看死刑的執行。……

紳士妻 好寶寶，你要聽爸爸的話。

孩子 呆呆地望着那機器幾乎要出淚了。啊，啊，這樣……

醫生 同一婦人上這在我們醫學家看來，實在不奇怪。因為這是一種病的狀態。

婦人 是怎樣一種病呢？

醫生 不是瘋狂就是歇斯特里，他生理上的構造總是不完全的。……但不知是那一部分有欠缺罷了。這種屍體。實在有解剖的價值，我如得到機會，倒很想作這一種研究的工夫。這不僅是於醫學上有極大的貢獻，就是於犯罪學上，於法律學上，我想都是很有幫助的。

婦人 怎麼那犯人還沒有來呢？

醫生 是的，時候快到了，怎麼還沒有來呢？我很想在他死刑未執行以前，詳細考察他外面的聲音顏色以及全身所呈的緊張或是弛怠的狀態，好拿來比較比較，在他死刑執行以後……

婦人 看的人是很多了，不知他的家族中人有來的沒有？

醫生 不！不會來的，因為執法者不允許的。殺人，絞刑，實在是一樁可慘的事！他家族中人，何忍親自看見呢！那一個人沒有父母兄弟姊妹，那一個做父母兄弟姊妹的親眼看見他的親人活生生地絞死在絞刑機上不心痛呢？……我們當醫生的，就都知道這中間的意思。我們在割療或是用別種手術的時候，總不許有病人的親人在旁的。

婦人 那末他的親人不來了。

醫生 來是要來的，但是必得在他死刑執行以後……喂，來罷！我們站在那邊去罷！機器近一點比較看得明白些……

青年男 還不執行，我真等厭了！

青年女 可不是真的罷。並且有點餓了。

青年男 那末我們去吃點東西再來罷，我想時候還來得及的。

青年女 很好，我們就去！……即使來不及，這種可怕的殘忍的事實，在我們腦子裏少留一些兒印象也很好。

青年男 不要說得太理想了。我們吃點東西再來。

青年男女下。

小孩 在他用意地聽到了青年男女談話以後，我也有點餓了。我也情願去吃點東西再來。

紳士 不要做聲，馬上就有好看的玩藝看了。你不要信他們的話。

暫時沉默。

男一 偕男二從人叢中走來究竟想來，眼看着人家被絞死，實在有點不過意，我

們還是先走的好。你呢，你能看得慣嗎？

男二 雖則看不慣，很想硬着心思看下去。我還打算不走。你知道我馬上就有法官的希望了嗎？

男一 我知道。你的法學是很有研究的。依照法律說，犯了死罪的人，只好該死；但是……

男二 當然是該死。

男一 但是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嗎？

男二 當然是沒有。

男一 當然是沒有。走近機器但是你看這機器……

男二 是，這機器構造真好，統一個人只要十幾分鐘，一點鐘至少可以絞死五個……

男一 這是多麼凶殘的機器呢，你還說是好？我起初在未看見這機器以先，也以

爲是這樣，也完全同你的見解一樣。但現在我把這機器看了許久，仔細地看了，又仔細地想了，我纔覺悟，我纔完全知道這樣凶殘的機器不應該存在於人間。……你到現在還以爲這種辦法是對的麼？

男二 ……你……讓我仔細想一想。

男一 讓你仔細想一想，不如讓你仔細看一看。假如我現在是一個被法庭判決，犯了死罪的人，在這一分鐘內法官們就要把我放在這絞人機上；假如你是一個執行的人，那末你現在這樣處置我呢？你要怎樣動手，就請你隨便。……裝作罪犯的樣子

男二 那我不能動手。我原來只想當法官，只是判決一件案子；並不想當一個執行者，去執行一種死刑。因爲執行者有執行者的專門職務，那種職務於我是不合宜的。

男一 於你不合宜，那末我自己來試驗給你看罷。一個犯人臨絞刑的時候，是這

樣一種樣子；現在不要你親自執行，只請你仔細看看。說着站在絞刑機上，做出正受着絞刑的樣子。

羣衆 作禁止的聲音和驚恐的聲音

小孩 掩着面大哭起來

紳士妻 寶寶，不要怕，這不是真的，是做來好玩的。

審判長，監察官，行刑人，警察帶着犯人上，男一男二急忙走入人叢中，大眾死一般的沉默。

犯人一女友拿着果物從人叢中走出，向審判長請求。

女友 先生，請在這最後的一分鐘內，允許了我的請求，允許我同犯人談幾句最後的話，獻與這點最後的菓物！

審判長 你同犯人是什麼關係？是家族關係嗎？犯人的家族中人不許的。

女友 不是！我是犯人的朋友。

走近犯人，這時犯人閉着眼簾站在絞刑機的前面，被兩個警察挾着，兩個行刑人站在機器的兩邊。她跪在地上把藥物放在犯人前面。

我愛，我來了。

犯人 微啓眼簾，你是誰？你來做什麼？

女友 我是你心所愛的。我是你心所期望的。我來看這個最後的你，並給你一個

最後的酬報，——愛。

犯人 強露笑容，這樣！——但我，到了現在這最後的一刹那，還值得你愛麼！

女友 這就是我來的意義。有最後的藥物在這裏，望你享用一點。

犯人 好，我很樂意你看見我死，但這些藥物請你帶回人間去。

女友 我親自看見你死，你很樂意；但將來有誰看見我死呢？

犯人 但我希望你永遠也不死！因為人間沒有了你，連地球都要破裂的。……我

不願意你從人間死去。我希望你把這些你的心所寄託的藥物，你的生命所寄託

的酬報，仍帶回人間去，贈與未來的人人。

審判長 宣告執行的時候到了。

女友 唉！拿着果物退在一邊

審判長 向犯人你是難波大助嗎？

犯人 我是。

審判長 你是在「隧道裏放炸藥的嗎？

犯人 我是。

審判長 你是想謀害天皇嗎？

犯人 我是。

審判長 你爲什麼有這種危險的思想呢？

犯人 我爲着做人的義務所驅使。但我並不覺得危險，因爲如果我的義務盡到了的時候，人類必能得到永久的平安的。

審判長 苦笑，爲着你做人的義務所驅使？可是你觸犯了國家得法律了。

犯人 但我可沒有計算到那個……

審判長 你犯了國法第N條A項之罪，你侵犯了天皇的尊嚴，你妨害了天皇的生命，你應該處死刑。……。現在是死刑執行的時候了，你自己須得準備，有什麼遺囑給你的家屬沒有？

犯人 沒有，我只要和我的愛友還多說一兩句話。示意女友

女友 走近我愛我來了。我站在這裏！

犯人 是你來了麼？我現在要同你永遠分別了！你覺得苦麼？

女友 我一點也不覺得苦，——而且覺得有一種從有生以來所未會感到而今日竟感着了的非外人所能懂得的愉快，充滿着我的全生命。

犯人 你覺得我這樣的死是可憐麼？

女友 不，一點也不可憐；我覺得你這樣的死很可以在一般忘記了做人的義務而

生活着的人們前面誇耀誇耀了。我覺得你這樣的死，是榮耀不是可憐。

犯人 這樣，我可以死在你的前面了。你覺得我是死了麼？

女友 不，我覺得你是生命的再生；是精神的延續。你的生命，你的精神將與地球共其永遠。

犯人 我感謝你這最後所給與我的。我可以死在你的前面子。你還有別的什麼在這最後的一刹那贈給我麼？

女友 我還有。

這時執行者已把犯人置在絞刑機器上面，監察官已把執行的號令發布出來了。女友 我愛，我趁這最後的這一刹那還要贈給你一個最後的禮物！……

慌忙地走近絞刑機擁抱着犯人接吻。這時場中頓黑暗，只有一種羣衆不安的聲音，小孩哭的聲音機器軋軋的聲音，和死人掙扎的聲音可以聽見，約一分時後止。

愛底類人

人物：

乞丐

酒保

青年

女子(少年)

紳士

人類底愛
(獨幕啞劇)

俚工

夫人(紳士妻)

孩子(八九歲)

賣玩具的

雜賣的

富人(牽着狗)

學生二人

工人

警察二人

地點：臨河邊的一個酒館裏

時間：現代

背景：酒館的布置，左右中央擺置三桌座位，右側臨河。

乞丐——跪在酒館門口作行乞狀。

酒保——作呵斥乞丐的表情。

乞丐——作乞憐狀。

酒保——現怒容，回頭向室中覓杖在手，欲打乞丐。

（青年偕一女子從左邊出。二人裝束新派，態度很閑雅。）

青年——用手指着酒館向女子作詢問狀，「你願進去吃東西麼？」

女子——表示很願意的樣子。

乞丐——轉身向青年和女子作乞錢狀。

青年女子——昂頭不顧，一直走進酒館。坐在左邊的一個桌子上。

酒保——向前慇懃地招待。打手帕子泡茶……

青年——向酒保要紙煙，又要酒，菜……

（二人很高興地吃着，酒保站在旁邊。）

乞丐——露出頹喪的樣子，看看自己底衣服，又想了一想，搖搖頭深深地嘆了——

口氣，（不宜作聲）好似說『我底命真苦呀！』

（紳士，提着皮包，及紳士底夫人，孩子，同自左上。）

乞丐——又轉向紳士乞錢。

紳士——作不屑顧視狀。

乞丐——又向紳士底夫人。

夫人——假意摸摸衣袋，並以手式告訴乞丐說伊身上沒有一文錢，錢在紳士底皮包裏。（賣玩具的提着兩籃玩具從酒館內出，走近青年和女子，示以美好的玩具畫片。）

孩子——熱烈地看着乞丐，表示不忍的樣子，表示愛的樣子，旋向他媽媽要錢，拿來給乞丐。

夫人——不肯，望了望紳士，并告訴紳士說孩子向伊要錢拿來給乞丐。

紳士——作喝斥孩子狀，禁止孩子理會乞丐，以手表示說『你的衣服很華美，他

的衣服又髒又破，你不要挨近他。」

孩子——望着乞丐哭。

夫人——抱着孩子親嘴，撫慰。

青年——擇買了許多玩具畫片，同女子高興地喝酒，又叫酒保再添上一些酒菜。

孩子——再同夫人索錢給乞丐。

夫人——又望着紳士。

紳士——仍表示不贊成，並喝斥乞丐。

乞丐——退兩步向紳士磕頭。

孩子——又哭。

紳士——強拉着孩子進酒館裏，坐在右邊的座位上。以手叫酒保拿菜單來，並招

賣玩具的，安慰孩子。

酒保——送上菜酒……

賣玩具的——向青年要四元大洋。

青年——以手表示還他一元，旋在自己皮包裏摸出大洋一元給賣玩具的。

賣玩具的——嫌少。收起玩具待要走到紳士這邊來。

青年——拉住賣玩具的不讓他走。望了一望那女子說『出二元錢買了這幾張畫片

，你願意麼？』

女子——表示很喜歡那些玩具的樣子。

青年——拿出二元錢給賣玩具的。

(乞丐向酒保要討東西吃，酒保又拒絕他。)

賣玩具的——還嫌少。

紳士——向賣玩具的作怒狀，說要他快來，孩子正在哭呢。

賣玩具的——趕向紳士這邊來。把一籃放在棹上，另一籃放在地下。

紳士，夫人，孩子，——同選玩具……

雜賣者——提著盛滿了梨子花生糕餅等的籃子走近青年。

青年——問女子吃不吃梨子或是花生。

女子——表示願意

孩子——看見賣梨的，牽着媽底手，指給他媽看「那是一個賣梨子的。」

夫人——招呼賣梨子的。

雜賣者——沒有覺着。

紳士——付給賣玩具的一張鈔票。

夫人——又用手式招呼雜賣者，現怒容。

雜賣者——急忙走過來，無意中把地下籃子踢翻。

賣玩具的——丟下鈔票，拉住雜賣的底籃子也是一摔，把梨子花生糕餅等都倒在

地下。

(兩人揪住，滾在地下，便打起來。)

酒保——着急，怕把桌上的碗盞打破，忙上前去解開他們，一時也跌在地下滾作

一團。

（紳士，夫人，青年，女子都看着笑樂。）

孩子——嚇得哭。

（兩個學生上，學生甲打着一面小旗，上書『救國捐』，背上負了一袋上貼『愛國』二字，學生乙也打着一面『抵制日貨』的旗子，手中持着捐冊走進酒館。）

學生甲乙——把滾在地下的三人扶起來，把散在地上的花生梨子玩具收拾好，對他們示以旗上的字，又給青年和女子看，又給紳士，和紳士夫人看。

學生乙——把捐冊放在青年前面，要他多捐些錢，指着學生甲底旗上說這是救國捐呀！

青年——望着那女子看畫片，好似沒有看見捐冊一樣。

賣玩具的——收了紳士底鈔票，轉向青年這邊來。

（學生甲乙對青年作卑視狀，旋又收了一口氣，也轉向紳士這邊來。）

青年——把錢給賣玩具的。

（賣玩具的下。）

學生乙——把捐冊放在紳士前面，作勸捐的表情。

紳士——作不願狀，含着紙煙往後一仰靠在椅上。

學生甲乙——作失望的表情出店門。

雜賣者——向青年收了錢，又過紳士這邊來。

乞丐——作飢餓不堪的表情。

（富人上，牽了一條美麗的狗。）

乞丐——依舊向富人乞憐。

富人——故意牽着小狗打乞丐身上踹過。

乞丐——把肩膀略傾斜，小狗滾在地下。

富人——作發怒狀，並以腳踢乞丐。

乞丐——嚇得略退幾步，向富人磕頭。

富人——抱小狗進酒館去，坐在中間座位上。把小狗另置一椅上。細看小狗有無傷痕，猶有餘怒。

酒保——依舊送菜單茶壺上富人眼前。

學生甲乙——復行入內向富人勸捐。

（雜賣者提着籃子走近富人，賣玩具的復上。）

富人——作不願意狀，表示他沒有錢。但隨手買了一塊糕給狗吃。

學生甲——再以救國捐三字示給富人，並示以愛國二字。問他爲什麼買東西給狗

吃有錢，救國捐就沒有錢呢！

富人——不理會學生，只顧餵狗。

學生甲乙——失望，退出店門。

(乞丐飢餓不可耐。哭着，投入河中。)

學生甲乙——瞥見乞丐投河作驚訝狀，復行走入館中告訴衆人說一個乞丐投入河中了。

(富人，紳士，青年不爲動。各人喝各人底酒。只是酒保賣玩具的，雜賣的趕出去，站在河岸上看。)

學生甲——表示要學生乙解衣下河去救狀。(賣玩具的，雜賣的，也表示一種互相推諉的樣子)

孩子——撞出店門，也站在河邊看。驚嚇得哭了。

夫人——急忙走出來，攜孩子進去，做出沒有那樣撫慰的撫慰。

紳士——慢慢走出店門，插在人叢中探望河中一回。

正在用心考慮救人的方法。

(夫人把紳士強拉了進去。)

青年——同女子攥着手走到店門口，好奇似地湊在人叢當中。

女子——站在河岸，探望河中作笑容。

青年——很用心地保護着女子，惟恐墮下水去。二人旋仍入店中。

(警察二人上，排入人叢中。)

學生甲——以手式告訴警察說「一個人投了水。」

警察甲——遲疑了一會，問有人能下水去救那人麼？

(遍指衆人，但衆人互相望着搖頭。)

警察甲——又指着要警察乙脫衣下水去救人。

警察乙——搖頭表示不能夠，反要警察甲下水去。

(乞丐在河中浮出一足。)

衆人——表現驚喜的呼喊的樣子。

富人——牽了狗也走入人叢中。

(狗在人叢中亂叫。)

富人——怒日向衆人，說『爲什麼要踹擠我底狗。』

(衆人大怒，爭扭富人打起來。小狗被擠落河中。)

警察甲乙——很威嚴的樣子把衆人解開。

(工人上)

工人——驚訝衆人爲什麼如此紛擾。

學生甲——以手式告訴工人說一個人投了水，剛才浮出一足，

工人——細看水中人浮沉所在，卽脫衣，跳入水中。

少頃負乞丐由水中出，置乞丐地上。乞丐喘氣不定。

衆人——作誇獎工人的表情。

工人——搖頭，表示不願承受獎譽。旋即避去。

富人——尋找小狗，很焦急的樣子。旋發現在河中，更急。要酒保，賣玩具的，雜賣者下水撈狗。

（酒保，賣玩具的，雜賣者都各表示不願。）

富人——從口袋掏出鈔票數張，示衆人以手式說有能下水把小狗撈出的，便給他。

酒保，賣玩具的，雜賣者爭要脫衣下水。

（幕落）

近代文學名著

- 冰心女士小說集……………第一集定價大洋四角
- 冰心女士小說集……………第二集定價大洋六角
- 近代戲劇集……………(熊佛西等作)……………第一集定價五角五分
- 近代戲劇集……………第二集印刷中
- 近代小說集……………(冰心女士等作)……………第一集印刷中
- ……………第二集印刷中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初版

第一集一冊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近代文學名著
近代戲劇集

此書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著作
者
佷工，大悲，佛西

印刷
兼

上海新文學社

發行
者

分發
者
各省大書店

80
232310

232310